



857.2
479.3

嚴夢著

楊超塵裝幀

碧血代替了唇脂

■上海事變中的青年戰士日記■

2-10

★ ★ ★ ★ ★

光明書局刊行



3 0538 7013 9

一月二十八夜

橫斷「國難時代」的一件大事，中日的形勢是走上惡劣的尖端了。正如一個恐怖
的惡夢，甚或是較詩人但丁遊地獄所遇見的更可怕。譬喻說：那是一顆輪盤上面的
彈子，將許多人的命運都成了孤注的押寶。要轉出怎麼樣的不幸事來，就祇有等待
那彈丸忠實的報告！野心家的指頭一轉動，我們的灰色罩袍就穿上了。

戰爭在和平的幕後快要出現了！

是戰爭壓迫和平呢？抑或是和平克服戰爭？我們將在和平中討原始的戰爭嗎？
抑或是將從戰爭中奪取最後的和平嗎？這是運命。這是上帝也不能措置的運命。

且看我們自己的力量答覆！

今晚上，我還是住在開北的某里內的一個亭子間裏。正和幾位朋友談論著中日問題。一位熟識今天交涉經過的內幕的××君，承他告訴我說：「事情暫時是和緩了，但恐終究免不掉一戰。」他的意思是想教我搬到租界裏去，或者可以得到暫時的安全。然而我以為這是中國青年的恥辱，我祇得感謝他的好意，說明我不能照他的懸想的意思做去。

六點鐘的「上海厄運」過去了。我們談論着，一直談到十點三刻的光景，我笑着說：「黃浦江畔的『和平女神』底眼淚乾了，她應當微笑啦。」我的兩位朋友爲了時局的關係，於是就比往晚早點離開我。但他們去後不一會又轉回來了，那時我已解衣躺在床上深思，假如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避免的話，我祝願是獲得了人類共存共榮的平等自由！那總算不負了鐵血的犧牲底真價值。進步，趕快點進步，踏向光明愉快之途徑……

我的朋友笨重的拍門聲把我驚覺了，我便起床披上衣服，開門給他們走進來。在慘白的燈光下，他們的臉面白得像蠟做成的一般了。我猜測，他們是受到什麼意外的驚嚇。

「不好了，北四川路全是日本兵！」一位朋友說着，他的臉色更加蒼白。他走進來，首先就把門帶上。另一位朋友是呆呆的站着，想說些什麼而終說不出話來，他的呼吸是緊促起來。彷彿就有重大的災害降臨。

我已無暇思索，看見他們的莫名的恐怖，聽了他們的報告之後。我連忙把襪子穿好，預備和他們一起去看個究竟，這當兒我們的衙堂已經走進十三四個日本兵來了。潮湧似的一陣粗魯的聲音刺激我的耳膜，我把眼峯從半開的窗縫探望外面底剎那，他們剛蹲伏在地上，無緣無故便開了一排槍。那時，我真恨我沒有武器在手。如果有一顆炸彈的話，我便要做第一個殉難的無名英雄了。

憑良心說，我們里內的盡頭是一壁高垣，簡直一個人都沒有，假使要到更深人

的華界腹地去，是必要向右手轉一個小曲彎入去的。「日本陸戰隊是膽怯呀，還是子彈多呢？」我委實想不明白，大概是怕中伏也未可料。

開火的時間，從我弄內所見的推測，十二點鐘似乎是他們日兵的總動員。槍，炮，機關槍混合而成的雜亂的聲音，就在日本領事簽訂和平條約的墨漬未乾起，一直繼續到天明。誰曾夢想到上海的街頭，竟給坦克車上的機槍代替了和平的歌聲？！

一月二十九日

第二天的清晨，東方剛才破曉，在日本兵的稀疏的冷槍聲中，我們夾著滿懷悲怨，離開了一夜槍炮聲嚇呆了的家。因為怕路上危險和麻煩的原故，我主張一點應用的東西都不帶走。臨行的時候，我所眷眷不易忘懷的，就是我許些朋友的照相，終身為仲的書籍；匆匆之故，竟連寫了三年多而尚未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以及其他舐犢情深的詩歌散文也未攜帶。

走到弄口，就立刻受到似乎亡了國的痛苦與侮辱了。如猛獸一樣兇惡的敵軍，他們用鋒利的刺刀按在我們的胸膈上，強把我們搜查。我的血氣壓制住我的酸淚，在他們面前示弱是決不允許的。一次，兩次的被同樣的檢搜，在路上一直到出險凡十多趟。待遇一般的難民，提着槍威嚇外，便是盡情戲弄。不願意就開槍；拳足交加已算是文明極了。這原是一等強國的文明，也就是他們的紀律！

過了四川路橋，如像由地獄攀登到天堂一樣。可是我們的感想是更複雜了。我們曾爲東京的大地震流過同情的淚，甚且爲他們的武者小路實篤之死而引起萬分的哀誠。這是天性，這是靈感？爲什麼日本軍閥却定要使我們淪爲亡國賤俘？朝鮮人民所受到的待遇還不會使他痛快？！我們一面慶幸着我們的脫險，一面回味被毆的恥辱；人類的思維果真這樣的滑稽？曾經十分怨恨戰爭的我，竟然開始商量到入伍的實行階段。

我們走到公共租界以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間旅社有空餘的一間三元

錢一天的房間。我們本來是沒有資格過優美的「布爾喬亞」生活的人。然而一時除了忍痛暫住之外，實在再沒有更妥善的辦法了。但是，我們之所以要活，完全是等待復仇的時間到來。自從走出街頭見到日兵在公共租界種種橫蠻不法的情狀，我油然而恐懼到上海是完全變色了。我的朋友在埋怨工部局的措施不公平。在我的見解，却恨自己的不及時醒悟為較切實。國際的歧視我們，也不自今日始了。

我惴惴的走進旅社之後，買了一份報紙看到昨夜交戰的消息，然後才放下提吊着的心膽。不一霎時，我的心便感到過量的興奮與難受。我責備我自己為什也逃到租界上來增加青年自棄和偷生的卑劣現狀？我一嚮厭惡上海人的嬉皮笑臉，香港人的麻木不仁。上海人是無祖國，香港人是忘祖國。我難道也一樣的和這些人抱同一的觀念嗎？租界上如果也發生了事故，成為世界戰場，那麼我們將逃到別的星球上了嗎？啊！可恥的懦者呀！睜開你的肉眼瞧瞧清楚，血的年頭，誰能逃避這災害飛濺的波浪？為何不像拜倫的慷慨從戎？為何染污了錦繡的山河？經過許些良心的自

謎，我才下了最大的決心要復仇去。最後，我想到我過去革命軍人的光華時代，我的青春，無論如何都要爲祖國的人格斷碎，我的肢體像燈蛾撲滅於火光中。

此刻我的人生觀是改變了：我不再求幽玄的絕對真理與空幻的正義。我以爲偉大的人生是短促的初夏底彩雲，瓏絢的朝霞，新秋的夜晚，雨後的長虹。能不戰爭是最好沒有了，但被人咄咄相煎迫，抵抗也未見其不是吧？人生是這麼的奇異有趣，和平或者確要從戰爭中獲得也未可知。

我吃過飯後，便單獨離開那外人勢力保護之下的逆旅去會見一位退伍的少將。請他設法介紹我重新投軍，并且表示我實在捨棄了殘餘的畸形生活的決志。那位少將的面貌，一望而知他是個幹練的軍人。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他的嚴肅的眉宇都隨時活畫出他的肺肝。他原來是我從前的長官，他見到我很喜歡，他說，十九路軍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是曾經共患難的袍澤，大約引薦我去爲國效死是不生問題的。

歲月的催老，我的長官是沒有從前的豐采了。而我的顛沛生涯，亦牢牢地在額

角刻下了生活的鞭痕。彼此談了些寒暄的話，我便央他替我寫好了介紹信。我一壁道謝，一壁和他握手告別。當我含淚握住他那發熱的手心底當口，他的眼眶也潮濕了。朋友，我決不相負你的期許的，我暗暗想。我的心陷入悲哀的最高峯，我確乎畏恐於他的迫入底熱望，紅了的眼睛。

回旅館的途中，春雨正在降落；當我回到房間內一見到我的朋友琦，懷着說不出的愉快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他也笑出眼淚了。他原在渴望着等待着我的回來。我如醉如狂的用力把手拍在他的肩上，他給我嚇了一驚，呆着問道：「到底什麼一會事？」他急急的問我。及至我對他說，他也是希望到火線上去參加光榮之戰，他也雀躍起來了。他不特很同情，并且也願踐約和我一同往前方去工作。少年人的壯志，正如初出的太陽，晨曦的薰風，這是值得紀念和讚美的喇！我便和我的朋友過了一個風雨聯床之夜。

一月三十日

打算過了明天再去見十九路軍的長官。這是因為料理一點行裝的關係，而且報上全是我們勝利的消息呢。

另一位朋友谷，他已經回到家庭去享受他和平的氛圍去了。然而，我知道他是很痛苦的，他和我們一樣的恨無死所，無奈逼於家庭的環境，使他不能夠達到這願望。少年人的不如意事，也是怪可憐的。

我和琦走到一家儲蓄銀行去，一共存儲的款在一百四十元之譜，我們決意如數支了出來放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但爲了時局的突然劇變，上海的金融緊張極了。當那位職員正在數鈔票給我們的時候，他說：「幸而你們早點來，老實告訴你們，分行現在祇存三百零八塊錢了。」我們得意的正要回答他之頃，電筒的鈴聲驟然響了起來，據說那是他們總行行長打來的電話，一文錢也不准支付，以防擠兌。

這於我們是如何重大的一聲霹靂呵！爲了生活，我們一再和他們委曲商議，結

果，因為我們是同鄉的緣故，他們才答應由私人借下一百塊錢來，存摺給了他做抵押。我們取了錢走出銀行來，商店已一致罷市了。門外都招貼着「暴日犯境，罷市禦侮！」於是，人心惶惶，上海就立即成爲一個恐怖之城。從此，盡給愁雲慘霧籠罩住了。

毛巾，牙刷，內衣，襯褲等等應用東西，我們重新一件件添置，一一都購齊備了，我們便起首計劃我們目前向上的步驟，和澈底改造中國的將來的志願。在炮火連天的晚上，我還沒有到真茹去見總指揮和軍長。報上又給予了我們許些好消息，我們的熱血是更沸騰了！我忍耐着，匆匆整理收拾我們新買的東西，最後，把一張絨氈也捲好了，一切亦將就緒。我便同我的朋友琦去樓頭買醉，作人生路上最終點的傾杯。在另一意義上，人家說是國難，我却認爲是福音。上海小姐們唇上的胭脂給十九路軍將士的血代替了。她們的高跟皮鞋，也早被日本飛機擲下的炸彈炸掉。至少，物的巨量損失，却獲得了死心的復活！民族前途，亦全賴敵人的炮彈引領我

們閃射生命之光。在小酌爲歡之前，我想起了我的愛人秀。我倒爲她的事情有點惘然。大時代下的悲劇，渺小的生命，他的估價不如小小的浮蟬。可是女孩子柔和的心腸，大概是不會願意她的愛人離開她的。而事情却又非意料所及！

我們好容易才找到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酒家有飯吃。於是我們就進去撰擇了樓上的間小房坐下。我和琦說：「今天是我 and 秀最後晤面的一天了！」

「現代人是一團傷感與矛盾組合成的東西。這時候，我們還有功夫打算自己的事嗎？」琦正色回答我。

[.....]

在我們談話之間，秀是接到我們的請客條子來了。「雙『戀愛』的大眼睛，她的眼，曾啓示我生命之價值——人生的意義，幸福的源泉，因此我體味到青春就是愛情，時間就是事業。」

秀穿了襲湖綠的長旗袍，領口和衣角都鑲綑了白絲邊。她含着個新鮮而又矜持

的笑。終於，她突兀的盤問我們有沒有受什損失和驚嚇。又熱情，又驚慌，又關切地。及至我把「一二八」晚的經過簡單的向她述說以後，和平的笑與春風，又回復到她的臉上去。

琦是個不甚善體溫柔的男子，他的自然的舉動，却畫出了他十分懇摯的心情。他紅着臉，笑着；把酒斟滿了杯盞，然後高高地舉起來，抖着手，望望秀，又回轉頭來望望我，莊重地說道：「秀，祝你們一杯歡樂而且永遠相愛的酒！」他俯下頭來思索：「我們是時代的青年，不要作兒女態，他已經和我一同準備到閩北去和敵人拼命去了。」他的話忽然止住，秀的神色也跟着緊張起來，他繼續說：「別離，自古沒有不鬧然魂銷的，但是，我希望你會了解我們的意志。」

「謝謝你，琦，我也覺到中國的青年醉夢底可憐，弄得負有五千年文化的祖國如像未開化的蠻族！低劣的生活，破碎的生命，我不知道現在我該說些什麼。但是，去抵抗殺我們的人，是一樁最合理的事是無疑的了。」

於是，我們就愉快地乾了杯中酒。

「盡情的浪漫思想，但請你理解，決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浪漫。』我的行為力求對得起你，『我愛你』她放低了喉嚨，『所有的無名英雄我也敬愛。——可是我決不負你的心！』」

「飲！」

歡快的自私日子是結束了。

一月三十一日

昨晚九時左右到後方辦事處見了主任之後。承他指示我和琦怎樣能夠安全地到真茹去。我們知道了總指揮部的所在，便約定了兩位後方辦事處的便衣副官一同在今晨拂曉一齊出發。因此我和琦早上起來特別早。我興奮的說：「我們的黑夜是過去了！」算好了賬，房間的電燈還是黃灰色的照耀着，我們生命却已得到黎明，歡

快的，就和幾日來相共的棉被、枕頭，一切的一切告別了。

同行除了兩位副官之外，還有幾位上海各大報的外勤記者：一部大汽車把我們一同載上了。然而，其間各有各的抱負，各有各的思想，而一致的熱血，却爲的是救亡保種。不過工作不同罷了。

兩旁高大的樹，在汽車的疾馳中飛去了。將謝的枝葉叢裏，也還有保留一絲青春的新綠。我回味着，酒，她的唇：——

『我戰死了你怎麼樣呢？』

『我將委身於社會事業和救亡運動。』

琦，又受到感動，「忸忸捏捏，日本的櫻花不將移植到桃花塢來了嗎？」

清晰的印象，迴旋着，不一會，談話不久，真茹已到達了。我望着欣欣生意的田野，在疾風中格外顯出牠們的勁健。牠們繼續生存，牠們抵抗，牠們掙扎。偶然也有三兩隻麻雀在唱頌。

賴副官領我們離開了長途汽車路，折入田塍方面行去。沿火車路上不大見到有兵，我頗覺有點奇怪：「爲什麼後方還這樣空虛？」我肚子裏疑惑，但是不好意思問。口雖受命要發問了，然而舌尖終要囁嚅。我呆呆的四面望望，祇見到鐵路旁邊零星的幾個小兵。

轉東折西，總指揮部是不遠了。哨兵連連喝問口令。賴副官回答了之後，行近了，他們就向咱們立正行禮。我仔細的留心我們的弟兄的精神，個個的身體都像槍一樣的直挺挺。莊嚴，和藹，果敢，微笑，這些健全的士氣，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在我未拿上槍桿以前，我由衷的向他們敬佩。我們的談話停止了。就和幾位交淺言深的新聞記者握手道別。「祝你們努力殺敵！」

「祝你們努力攻心！」我們笑着，就跟着賴副官他們向南走去，歧路上，到了一間廟宇之前，各個都笑咪咪的走上各人的路程去了。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快樂的分離！

我們走進地窖，首先被介紹見總指揮：軍長。我恭謹的行了一個最敬禮之後，就從衣袋裏掏出少將給他們的信呈給他們看。總指揮接我的信時，眼光如同電炬似的射向我的全身，威武奕奕的神氣，很容易叫膽小的人生畏懼；但是於我和琦，却祇喚起一種敬意而已。

「總指揮讀了信之後，便遞給軍長看。他沉吟了一會，像思索一件什麼重大困難的疑案似的，他的臉，在黑暗的地窖中，陰沉地加上灰暗的縐紋。深深的思慮之後，他開始說：「××少將介紹來見我的是那一位！」他炯炯的眼睛又向着我 and 琦掃射了。

「報告總指揮，是我。」我連忙立正恭謹的回答他。

「那末，」他指着琦，「他呢？」

「他是我的朋友，正是一位熱誠的青年，他恨無死所，故此一同來見官長。」我說着，像一隻松鼠一樣，等待總指揮和×軍長的使琦不要失望的答話。但是他們

許久不會說什麼，琦的臉是急紅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穴中又鑽進了一位副官來。他報告總指揮和×軍長一個重要的消息，他說敵人有一大隊飛機飛來後方擲彈，偵察。這消息，陡然使各人面上的暗沉色調結實起來，同時，軋軋的「鐵鳥」在空際低飛的聲音也可以聽到了。在各個恐怖情緒最緊張的時候，祇有總指揮和×軍長維持他們的鎮靜。總指揮微微地點了點頭，不聲不響的凝視着那剛走進來的副官。

「礮！……」的一聲，顯然是我們高射炮的聲音。琦斜斜地用驚疑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跟着，爆炸的巨響如同火山的爆裂一樣，不停的繼續着，如同虎嘯獅吼似的；無疑的，敵人的飛機在不絕的擲下炸彈來了。總指揮，×軍長和參謀長都閉上了雙眸。我和琦的呼吸都像窒住了的一般。我十分的擔心憂慮，也許在這狂亂的響聲中，我們親愛的弟兄——哨兵——會撕開他們的肢體。然而我并不可怕弱起來，我不感傷，我更無暇去想像弟兄們怎樣慘痛的死。因為不久，我們也就是紛身於敵人

殘忍的武器下的犧牲者！

排山倒海似的怒潮底複雜的聲音，漸漸地沉靜下來了。我們勇敢的總指揮，打了個電話之後，立刻同X軍長參謀長一同出去視察去了。臨行的辰光，他教我和琦在地洞內等候。并且命令我說：「目前暫時擔任服務員。」他們去後，我們和賴副官談著二三日來的戰績，覺得非常有趣而且激昂，一直到很疲倦了，不約而同的闔上了祝福的眼睛。

今天作戰經過，敵機在無線電台東面給我們擊落二架。

二月一日

今晨一大早就接得各方面的戰報。我方憲兵迫擊砲七，機關槍七和特務營，他們駐守北站一帶防線，昨夜的小接觸要算他們和敵人爭鬥得較為劇烈。敵軍幾次衝鋒，終於都被我們忠勇的弟兄殺退。其他虬江路和天通庵兩方面，亦相持了三四個

鐘點的光景，但是都沒有什麼勝負。

我被×軍長派遣到最前線的各個地段去視察。我見到我們的弟兄大腿上受了傷的還在作戰。他們的長官對我很熱情的說，「我帶了一輩子的兵，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勇猛的士氣。」我聽到他的說話，我就閉了我的眼睛，用最高的至誠向爲祖國而受傷的勇敢的弟兄們致敬。我知道，民族的生存并不依賴述而不行的「上流人。」國家一旦受辱，平素得到社會上很好地位的人們還是繼續他們的享樂，出而效死的反爲是社會對他們最薄的「弟兄」。

復次，我更進一步聯想到這次戰爭的不平，真可算是亘古未有的不道德的戰鬥。日本人據着租界來進攻我們，事實上，我們是永遠的死守者！武備的不精良還是屬於物質的痛苦。幸而我們的忠勇弟兄，爲了人格，爲了民族，他們都準備了用一點一滴的熱血來填補這些缺憾。朋友，我們且別怨我們的祖先，有血性的還來得及自救呢。

我親眼目睹斑斑的血痕之後。這國際的流血還不能使我怎樣的驚懼惶悚，卽足以引成世界大戰，也是無可避免的最後一次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他們還可以欺騙平民多少時候？但未來的階級大流血，却是人類最慘酷的大難，簡直是眼睛裏的一條尖刺。中國的青年們，我們的槍桿握好了沒有？後者的禍患，仍在不可知的將來的祕幕裏。然而前者是早經爆發了。

在不可收拾的局面中，我帶着忿怒捨棄了過去和善的主張，再委身於沙礫的白骨堆中尋求我良心上之所安。我願學最近代的政治人物墨索里尼。他可以將身體放在戰陣上，而把他的精神才力用到新聞事業上去。這真值得敬服的。而我祇是敬愛他的信仰魄力；可并不讚頌他的獨裁政治。今代，我們對於救世的新英雄也還可以崇信，但決不是偶像的膜拜。

我辭了特務營營長之後，踏在嫩綠的大地走去，撩人的野草花雜嚴肅的歛住笑容，微風推動着我走向前路；太陽放出她的光明引導我，柔靜的氛圍，我更堅決地

準備完成犧牲的精神。

回到總部來，將調查所得的傷兵名冊呈給了×軍長，他告知我，琦已被派去當營部的書記官了。我很恭謹的向他表示我無限的感謝和愉快。

這兩天沒有多大的礮火，所以很閒空。我做完了公事以後，便起首給我的愛作入伍後忠實的報告。

「親愛的秀，爲了不願意過可恥的優悠生活，我和琦走到開北來了，承×軍長的厚愛，我和琦都找到了工作：琦在營本部當書記官，我却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被委任中校服務員。從此，我們漂亮的洋裝改作了灰色的制服。生命的燈塔，增加了幾許熱與光。

在天下荒荒的時光，我以爲完全是制度不良所致。不怕各國都有不少賢哲英才，耆老彥碩；而政制與社會風俗，給時代的狂暴侵襲，弄到躺在後面與街上前去

都失了根據。本來爭鬥確實是聰明人最好的磨練。好像我們這次作戰的計劃和地道活動的「偽中」戰壕，完全是壓榨出來的天才底發見。受如此重大刺激和污辱的中華民族，我們大可不必嗟嘆怨悼，那睡著的巨人，不久當可醒來猛吼了。

我打算每日接續寫我不斷的日記，如果還有和你見面的一天，那本日記便是和你重逢時節的再見禮。我的起居，我的思想，以及渴念你的情緒，都可以忠實地報告你。假如我殉難戰死，那些日記便是我給與你的愛情最後的禮物了。

回憶我倆初戀的情形，確乎是值得紀念的一段較純潔的情史。那時候，你頗同意於我做個耕耘的亞當，而將你自己比擬作織布的夏娃。如今，我們桃源的幻想是破滅了，但又何妨創造更時代更醇化的愛之型模，用我們的相思淚滴去奠下堅固的愛情基礎呢！

合上亞伯拉與哀綠綺思聖神的愛底洗禮，我們的愛情便沒有什麼遺憾。國難到現在，我還是在桃色的笑底擁抱中，我該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如同雪萊的「紫羅

蘭贈與佳人之死」；採些花環來點染我們的愛，編成花塚。鮮麗的柔絲縛繫住愛之魂。

槍聲遠離開我，故此得抽閒爲你寫情書：這可以叫做新浪漫主義。狹小的地洞，陰森森的，我却在享受詩的美妙與和諧。生命底旋律非常緊促。我想起了正在血與鐵閃光的前方，我的信應該止住啦。祝你
努力！

——志尼。——

二月二日

「秀：——」

我昨日給你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你要知道些我們勝利的消息麼！本來自前天起，他們日本領事要求停戰過的。無如他們是個絕不守信義的國家。其實兩日來，他們無日不向我們挑戰。我們X軍長發過命令，無論他們如何卑劣的挑釁，我們始

終不要還他一彈。可惜和平的夢終於又給他們破壞了。

他們在福生路口根據了租界的瞭望台，不時用平射砲向我陣地掃射。然而一直接觸了好幾個鐘頭，我軍依然保有原來防線。他們死傷約數十人，連天通庵和狄思威路都算在內。這次鏖戰的起因，完全是他們不守約的結果。他們載着灰色命運的鐵鳥，在北站附近又給我們打落了一隻。

戰區內的民衆，他們比較你們得到消息較早，所以每天的狂歡一同也在你們之前。我的愛，我們的民衆與軍人真的打成一片了，像一塊鍛鍊過的金鈿。他們替我們煮好了粥送給弟兄們吃，像手足一樣的同胞，在危難與災害之中，才見到破釜沉舟的親愛精神。

我十分虔誠的祝望你，——因為你曾經說過，在我戰死以後你會努力救國運動。——願你在我未死之前也跑到自己完整的領土上來。你可以允許我的請求嗎？我可以介紹你當傷兵的女護士。現在這裏已經有不少覺悟的小姐負起這些責任了。

她們沒事的時候，替受傷的弟兄們講故事，或者寫家信。我看她們真快樂呵！

如果你因為環境上的關係，不能到我們這裏來的話，那請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期望。我願你，是人間無上的愛神，孤另無告的負傷創的弟兄們的慈群嫗母。租界上，也有許些醫院在開首專門接受我們為民族而犧牲的士兵。秀，你會接受我帶着敬意的希望嗎？

創傷的人，他的靈魂大多是創傷的。在待遇上，僅僅被稱為人的士兵們，在平時，他們還被人叫做丘八，灰色動物；為了生，為了吃飯，他們被軍閥利用了多時，一般的尚不能同情他們的愚昧，誰會寬恕被迫犯罪的直率的弟兄！你是個悲天憫人的柔和的女性，他們在獅的威嚇與的顛簸中，你給他們一點慰藉，一點溫暖。可以嗎？

敵國的大使在國際上公然侮辱我們是無組織的國家。這着，你也嘗很關切的問我的意見。現在我可以具體的告知你，我們不特不是無組織，事實上是嫌小組織太

複雜了。請你不要誤會！我對於他們惡意的批評已經默認或者替祖國誇大。幾年來，在意識上，我們無時不在求進步！我們內政的得失，固不必別人的越俎代謀。

我在戰壕內翻讀近代名著「西線無戰事」，大戰後的疲勞，嘆息，誠然是人類的聲音，內在的靈台純摯的呼喊。但一個圖騰爲謀整個的生存，保持他們文化的生命的繼續。由這樣無可奈何而釀成的戰爭，我們覺得如像投石入古潭之中，使死的靜止底水生出生出美麗的波紋，激起微弱的聲響來冲破永恆的寂寞。一切，都從死裏復活過來。

我們所有的弟兄對於這點都認識了。所以無暇再跟着聰明的士大夫去清談。這是我告訴你的精神上的愉快與勝利，有不單是爭鬥上的物的獲得和破壞！此刻雖然春光臨到大地，嫩綠柳樹萌茁了新芽。但是啼鳥的清歌我們沒有這靜聆的幸福了。但是，就在漆黑的夜裏，我們也見到光明：火花不停的閃爍，令我們忘記這是星光還是彈丸。

我深怕我的生命不知在什麼時候毀滅；我願將我希望之光和生之源泉，向你不斷的閃耀，噴湧。直至我的熱力完全消失時才停止。即我的皮囊解體以後，我仍該將我的「愛之氫氫」縈繞你那「戀愛之夢」！

我們的生活真是活潑潑的；像萬丈懸崖下瀉的瀑布，反映出一片夕陽染上玫瑰的銀光，等待更美麗而瑩明的夜月。你的起居是像三春的黃鸝歌唱似的和平，這使我多麼的羨慕呵？！再會！

謹致

革命的敬禮！

——志尼。——

二月三日

「秀，親愛的秀：

你的信是收到了，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但是你爲什麼思念我而竟夕不睡？而且

一直流淚到如今——自從別後，我却又很覺得不安。人總是感情的動物，雖然有許多許多的理由叫我們不能不分離，可是分離在情侶的經驗回憶中，總是脫不了苦悶的。我可以同你說，我們都找到歸宿和寄托了，這還不夠嗎？我得到你的信後，我真快樂死了。我忘記在戰地上，謝謝你，給予我這麼的一個悲壯而愉快的愛夢。

承你一再勸勉我，在情場要溫柔，到了戰場却要果敢殺敵。秀，這確是中國現代青年的一句至理名言。你說你每夜都含着眼淚爲我禱告，求上帝幫助我做成新時代的典型英雄。如果我還知道接受愛人最崇高的期望的時候，我當如何奮發不使你失望呵？！

敵軍曾經要求我們作和平談判，但是他們竟要挾我們退出防地二十四英里。爲了血性，爲了天職，我們不論上下級幹部，都一致誓死反對。他們和平的煙幕彈是被光明的火把消滅了。跟着，他們就來了不少的援軍。今天從接觸算起，一直不停的混戰了十多個鐘點。雙方死傷很多，自開戰以來，要算是比較最利厲的一次血戰。

了。

在戰鬥力上面講，武器和儀容確是敵人比我們來得威風。故此在「一二八」未接火的前夜，大家都以爲中國無法不屈服而忍辱締結城下盟約。即我們自己也在猶豫顧慮：就沒有骨氣的官方和易於壓服的民氣看來，也毋怪他們說「四小時」可以佔領上海。東北不是一個鐵證？誰知道十九路軍會突破那例子而反造成驚世的紀錄？軍人之可貴全在精神，紀律，和一切作戰的經驗！交戰快一星期了，我們還不曾失過一寸領土，也許你也會有些懷疑吧？我當爲你解釋明白。

日本的海軍陸戰隊，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大的作戰經驗。巷戰更不是他們能夠應付的。所以他們的飛機在閘北隨地亂投炸彈，可憐我們的文化機關——商務印書館——就作了無辜的犧牲。在重炮掩護之下，飛機協同應戰；近世爭鬥的利器他們都用光了，然而他們穿藍衣死神的使者，却仍一無所獲。這純然是膽量的關係！他們正面對壘還勉強可以應戰，但一遇到側面包抄，撥槍輪的手指也要發抖了。

我們×軍長訓話說：「我們沒有顧慮的時候了。大敵當前，除了拼命殺開條血路，再也沒有別的途徑。我們的民族是走到山窮水盡的絕境了，惟有血氣是我們的實力，犧牲是我們的勝利！」×旅長教我們的弟兄尤其沉痛勇邁：他說子彈用完可以用槍柄，刺刀殺敵，武器丟了可以用手打，打到沒有氣力了還得用口咬！此後，我們的弟兄沒有一個不負必死之心爲祖國。假如你有機會到關北來，你會見到雄糾糾的健兒：他們那忠烈的氣宇，火一樣的熱情，使你油然而發生無限景仰和愛慕。

有一個排長受了重創，他緊咬着門牙衝過敵人的戰線去。迎頭一部坦克車攔擋住去路。他縱身一躍就跳上了車旁。他用左手攀住那車頂的邊沿，俯下頭來用牙齒咬開手榴彈的撞針，砰然一聲，那部坦克連和他自己的身體便一齊迸散了。這種氣吞河嶽的精神，就遠不是敵人的炮聲可以威嚇的了。

從這次戰爭中，我們得到了一個新的教訓。物質是決不能完全屈服精神：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平日我們的弟兄不會在外國的士兵一般的跳舞狂飲——在誓師

之前。但到了臨陣的時候，他們反更熱烈的「樂死」。在這裏，我不能不讚美我們中國向來被人誣爲沒有道德的軍人的偉大！

吳淞砲台的炮聲震天價響，當你也聽到隆隆的聲音底剎那，就是他們新造的巡洋艦給我們擊沉的時候，明天我會報告你更美麗的消息。

——志尼。——

二月四日

「我的秀：

風雪霏霏，滿天全是鑼鑼的雲。我們的身軀正放在冰冷的泥濘的陣地。我寫信給你的時光，人是在最前線的戰壕內。幸而我身上穿着你去年打給我的絨線背心，否則早給一夜刮到天明的尖風冷壞了。情人手中線，征人身上衣，我得到了無上的愉快和慰藉，從你的愛：我感覺到你已經給了我較生命還可珍寶的熱力。在疲勞的

旅程上，我當永遠不會忘却你桃花之鞭，慈祥地驅策我走向玫瑰的前程。

戰爭一日劇烈一日，居民所受的災難也一刻一刻的深重起來。傷亡的慘痛，骨肉的分離，屋宇變成灰燼，貧乏，饑饉與疾苦，閘北戰區已成爲地獄。我冥索着，大概是驕奢淫蕩過度的上海，應走到絕滅的命運了。至少，平日渾渾噩噩的麻木，召來今天的巨禍。假使弟兄們的熱血能夠潸醒國魂，摩登小姐聽到敵人槍砲在空際震蕩的音波而抹去了唇上的胭脂，脫下她們的高跟皮鞋，變成素樸的好女子。將會因國難嚴重的刺激而拋却她們淺薄的輕浮習氣，從茲離開了她們的桃園走入社會的下層去，那末上海的事變底慘痛，也決不致掩殺民族覺醒的光榮，和反抗強敵的真價。

在交戰最猛烈的時候，差不多每一條支線都有接觸。但敵人至今仍然沒有探悉我們主力線的所在。然而他們進攻我們的重點，我們却完全明白了。他們原先特別注重天遙處，所以江灣和北站一帶均已紮下重兵。他們的戰術預算襲得北站之後，

便沿鐵路向東進展，待到天通庵也奪得了，然後利用兵艦由瀏河方面夾擊。等到會師之日，就是佔領上海之時。他們渴望着凱旋的那天，正同我們期望早日殲滅殘敵一樣。

我被派到第二重點××陣地來幫忙指揮作戰，是昨晚夜深大戰的時候。浸在風雪的泥洞內足足六個多鐘頭了。在黑魃魃的暗影中移動，腳踏着白雪，身披上銀裳，一直作戰到天亮，隆隆的砲聲依舊不會止住。雙方弟兄們殷紅的血濺在噹噹的白雪上面，好像緋紅的春花，美人唇上悽豔的口香。我們如同完全失去了知覺一樣，也不曉得慘白的雪為什麼會給血染紅？！

大概是四五點鐘的辰光，敵人利用破曉的時候來衝鋒，那時東方還在雲霧淡淡地籠罩之中。他們約莫有二三千人的實力，帶着江南的早春寒同臨我們的陣上。一輪緊急的砲聲由遠處漸漸近了，我們的××團長便和我親自準備督師。弟兄從寒冷的戰壕內跳了起來，大刀手也磨拳擦掌的準備應戰了。

在一百呎達的距離左右，敵人的子彈確像雨一般的飛向我們陣線上來。團長命令大家仍然沉着的躲在戰壕內瞄準。但是一部份的弟兄也放着示威的冷槍。待到他們走進五六十呎達防地之後，一聲「預備，放！」我們的忠勇弟兄便都一齊對敵人掃射了。迫擊砲機關槍一輪一輪的橫掃過去，一剎那間，他們已經傷亡枕藉，遍地都是屍首了，於是他們便退回原防。

約莫過了半小時的光景，他們又整隊來衝了。爬行着，湧到我們的陣上來。忽然霹靂一聲巨響，四面全是濃烈的煙霧：不到一兩分鐘，便全線都給彌漫了。那時伸手不辨五指，而敵人的鎗砲，炸彈和喊殺的混雜聲音，也就跟着更加喧嘈了。×團長以爲是「綠氣砲」，馬上下了一度全線退却令。而敵騎遂亂衝亂攆的追進了我們的防線。

秀，這真是一件最危險不過的事，在倉猝驚惶之間，我立即騎了一匹馬突出重圍，奮勇的殺開一條血路奔向吳淞去請求救兵。「天助自助」，親愛的秀，我在漆

黑一團的混戰中，本來就是指南針也要迷路，幸而我却平安的到達了吳淞鎮。我跑到×團長之前，給他報告了我們失敗的情形。他一面全神貫注的聽着，一面立刻傳令教他們的隊伍集中。最後，我的話完了，他的部隊已經什麼都預備好了。我領着大隊人馬殺奔回來解圍。走到將要到我們陣線的附近，煙霧早散去。×團長便下令散開衝突。有如萬馬奔馳，有如移山倒海的聲勢，敵軍早已膽寒。

××團長看見援兵一到，於是也就下令反攻。我們兩團人合攏來大舉包抄，反敗為勝，殲殺敵兵約一千五六百人。獲軍用品及槍械子彈無算。最值得我們珍貴而引為無上榮耀的，却是他們皇后親自綉成贈給軍中的隊旗和太陽旗。甲午以來的屈辱，至今才得略略吐了一口氣。因為這一點點的微勞，我曾經狂喜到一夜不曾睡。

是役總計，我們弟兄的傷亡也在四五百之數。而且有一位營長也陣亡了。×軍長得到××團長的情報和保舉，他就寫了張委令給我，教我代理那位營長的職務。我接到委任以後，我便跟着參謀長同去營部到差視事。我的秀，我是多麼的快樂

呵，我的正式戰鬥生涯是開始了。

祝福你！

——志尼。——

二月五日

秀：——

你的信是收到了。收到你的信的剎那，正是我榮膺營長的時候。昨天的一役，我是被認為最有功的一員；同時又因為營長D是負了重傷，所以X軍長便命令我代替了他的職務。

你猜我是多麼的歡喜？你告訴我你也不願再在大時代的巨浪裏浮沉。你已經加入了後方傷兵醫院當看護。用你慈和的熱愛去同情以血肉和刀槍相搏擊的勇士們。秀，我也希望我有這麼的一天，愈早遇到愈好。我受了無情的鐵彈的傷創，像一隻羔羊一樣馴伏的躺在你的跟前，得到你柔和溫情的熨貼。

我檢閱了我的部隊之後，我覺得很安慰。我和琦都有一個機會去爲祖國爭點光榮。——用我們的血和皮囊。我把全營的弟兄點驗好了，然後向他們訓話：我祇是說我們在嚴重緊張的中日風雲中，不當弟兄可恥。在戰地上，不戰死也就不榮耀。

我覺得中國的青年不是不會使氣，但是大多興奮過就完了。所以國內的文學，戲劇，——甚而革命，也都沒有中心的建設和力量。青年們對於社會上的惡勢力是恨極了，對於外來的壓迫怨恨到了尖端。然而時移景易，他們的熱也就冷了。他們祇有咒罵，誰也不肯擔起較重的責任去奮鬥，改造。我能夠再踏上火線來，這并不是一時的衝動，却是我自己能否負責任的一次測驗。

今天的戰況我可以開始爲你述說了。清晨的砲聲非常之密，在槍聲狂嘯的當兒，我們的鐵甲車隊藉着砲兵的掩護直衝到對方的陣地上去。雙方接觸了約莫五六小時，敵方漸漸有點不支，呈現着零亂的狀態。一鼓作氣，我們又作二度的衝鋒了。是役我們總算是得到些微的優勝，因爲進駐過淞滬路的對岸線。聽說同時也毀

了他們的一輛坦克車。

夜漸漸地陰沉起來，灰色的薄膜已變成濃暗了。敵人却又利用那時間來攻擊。機槍的聲音不絕於耳。等到漆黑的夜深，他們更大舉來攻。察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想包圍我們的左翼線，故此那面增重了兵力襲擊。但是我們左翼的主官是個身經百戰的M營長，也從容的應付着。教弟兄們沉着的瞄準，務使子彈不致空發。結果他們一無所得，徒然載回他們的傷兵而已。

吳淞礮台方面，作戰較往晚劇烈，一連駛進四五隻兵艦以重砲壓迫。後來我方亦還砲反攻。半夜他們又增加幾隻巡洋艦來助戰，我方便不得不用計謀應付了。司令官下令弟兄們躲在壕內一動也不動，靜待敵軍上岸，然後迎頭痛擊，果不其然，可憐他們一百多名陸戰隊的藍衫，都染上斑斑的殷血了。在他們是以爲我軍嚇走了，故此上岸來奪取砲台，殊不知會中伏的。藍色的魔使，已給他們換上了一件命運灰色的外套！

秀，如果要論物質和儀容，則兩軍的懸殊斷斷不可同日而語。在享受方面，我們的上級幹部長官，也還及不來美國的一名水兵。——尤其是派到上海來的金貴銀錢的特殊享樂。在理，一個軍人赴難之前的盡情求快樂，這是本能的一點性的要求。因為一聲「再會」之後，他們是否能與家人朋友再會，這實在是一個疑問。

可憐我們的弟兄，他們十塊八塊錢的賣身銀價，每月有沒有得發亦是一大問題。就是想說一聲「再會」——在誓師之前，有些祇好向天作一個慘沮的苦笑而已。即我一營內，從小離家不知故鄉在何處的也不在少數。年內戰，天南地北的奔馳，就是路過自己的家也不曉得。我真為我們的弟兄不平！他們不會有女人伴舞，他們更沒有婦人勸酒。

可是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弟兄可敬的勇敢精神是發見了。一個下士伏在戰壕內炸毀敵人的一輪鐵甲車，五個弟兄抵過二三百人巷戰的衝鋒，半夜大刀隊的偷營，與及專門割敵人軍用電線的必死的無名英雄。秀，天上人間，誰無父母？這是鐵一

般的事實。社會家要改造社會，大都埋頭在已成的法則中去苦索：這猶如在黑暗中找尋路徑，陷阱的危險將何以倖免！

我們對於這次爭鬥的認識，用因果來說，一個儉安苟且的民族，正如散沙一樣，沒有風雨是決不團結的。真有大志的青年，此時都應該覺醒了。爲政治不修明而灰心？不！決不！爲了不滿意，就得表示我們的熱情，忿怒，那我們的責任也就愈大。對於民族沉淪而振奮圖強，是一種天職：毀譽我們且不管，保種救亡我們可以自己也認爲是愚蠢的麼？固然，血戰經旬，我們精神與物質都受到了無量數的犧牲。然而我細想想，假如當晚上午十九軍一樣的與政府同調的不抵抗，現在，你我都成了城下盟的亡國賤種了。

——志尼。——

二月六日

秀：——

東方才泛魚肚白，殺人的聲音便又繼續響起來了。在不斷的炮聲中，我們得到間諜的報告知道敵人特派遣野村中將代替了禍首鹽澤指揮。大概是因為屢戰屢敗的原故吧。

愛，請信任我，我是早忘了家，祇記得破碎不全的國。我恭敬的接受你內心爲我默祝的願望，人類終究是要獲得最後的幸福與和平。我當永永不會忘懷你的期許，我當永永爲人類平和友愛的前途努力。如錦的中華民族，地球上永遠保持她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底威儀。

我絕不會像不長進的青年一樣，在談玄說理，在批評，在旁觀，在頹廢，在享樂，在墮落；我認清了我神聖的國民天職，認清了時代向前的犧牲，認清了民族興亡的流血；在黑暗的地窖中，我油然地想起了迷信鐵血主義者的卑士麥的勇邁，懷不世英才的拿破崙！最後，我想到歐戰中的「三十六人」。戰爭誠然是聖人不得已而

爲之的慘劇，構成戰爭的罪人，將來連遺臭也佔不到歷史的一角地位，除非是有意義的解放被壓迫者，或爲了進化，生存與大眾幸福底革命戰爭。還可在歷史上得到一句「不得已」。

秀，你春花似的微笑，是含着嘉獎和策勵我的情緒。我雖然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是，匹夫之責我是永永不會捨去的。我們可以超然的去觀察自己，然而我們就不能不絕對的信任自己。我覺得沒有決心的是假勇，所以我才再走入行伍來。任勞任怨已經是我們共同的命運了，撇却這種責任的人，是多卑怯呵！我想到這裏，我深深地感覺到斷頭報國的機會，總算是給我尋求到了。偉大的人物，常常會厭倦他生平刻苦的獲得，甚至加以懷疑。但我，秀，我真不知怎樣才能夠描畫出我蘊蓄着的一種熱狂的情調！

作戰，是我維持我的熱情的試驗。保持我心頭的温度，我惟有奮勇的埋身在鏖血與火星中。敵軍用重砲掩護殺奔來了。他們用自動步槍作快動作的沖擊。我站在

我忠勇的弟兄前面，指揮着他們應付。轟然的巨響在離開我不及五碼地位炸裂起來，我立刻倒臥在戰壕內，那時我簡直不曉得我自己有沒有受傷。我教弟兄們一致躺臥地上，幸而我們的空軍飛了起來向前追逐敵機，分散了他們炸彈脅迫的力量。於是我們可從容的把敵人趕走了。他們退回原防之後，直至夜深，他們還是不敢來犯。

半夜，我們探知敵軍的前衛正要調防休息，我們X軍長就命令大刀隊分頭去劫營。在現代戰爭中，大刀手真是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戰士。他們除了手裏提着大刀外，背上還掛佩着一枝短步槍。在黑夜活動中，他們神出鬼沒的偷襲敵人的腹地。每回都得到勝利回來。他們一直爬行到敵人的營內，大喝一聲，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砍腦袋。他們早負了必死之心，雄壯的氣魄真教敵人膽寒。踏着勝利的血，他們又唱凱歌回來了。

從大刀隊的幾次偷營後，敵兵差不多晚上連睡也不敢睡。可憐的怪獸正如陷落

阱中的虎。他無時不恐怖着與死神接吻，夢魂驚醒之間，他們一面捧着頭顱，一面讚嘆着：「支那神祕的兵！」

血與肉軀的犧牲，可以保持領土，可以奪回人格，我們怎能不戰？！

——志尼。」

二月七日

秀，美麗的使者，秀：——

你來信說：『我們的愛情是血做肥料。所以長出一朵淒豔可愛的玫瑰花來。血的年，血的月，血的日，血的愛，我們當珍重地紀念一月的偉大。想不到二十一年的早春，立刻開放一朵那麼燦爛動人的血花。有價值的正月，比玫瑰月——五月——還要偉大得多了。我們的愛就在這個偉大的月裏面滋長。』

『我很感激你，志尼，你將你的生命獻與祖國，并把你的青春全部贈了我。你

在冷酷的戰陣上，藉着火熱，血的熱，還來燒燃我們的愛情。這真是今代中國的最摩登的典型人物。我穿着聖潔的白衣爲你祈禱，祝你和你的弟兄們共同勝利！……

秀，你的熱腸美意，確使我一生也不能忘懷。今晚的月色分外皎潔，好像知道我在火與血衝擊之中，我會得到一個柔美之夜。我莊重地吟着你的詩句，我忘記了我是在慘痛的戰場，你的信寫得太溫柔了。你，我的女神，你是人間慈惠的母親，用了你主一般聲明的博愛去撫慰許多創傷的遊魂。啊，我當爲你讚美。

秀，我們的弟兄又調防了。調到與敵軍肉搏的最前線去。我的心已得到了光明和寄托，我應當更勇敢的殺敵。在早上，敵人趁着曉霧彌漫之際，各路一起聯合進攻。我們上了戰爭經驗的弟兄，這就好比是家常便飯。在不平靜之中，他們十分安靜的等候敵人走進槍彈有效的地段來，然後開槍射擊。大家都抱着敵來應戰，退却休息，始終如一的態度。敵人雖然抱了絕大的復仇決心，但仍舊不得一逞。

各路同時發難中，要算天通庵和寶興路爲最劇烈敵人攻擊的第一重點。他們倚着飛機鐵甲車衝鋒，從八時起至下午三時，一直在爭持中。雙方死亡枕藉，但我們是以逸待勞，而且弟兄們又善打包抄，故此死傷總較敵人爲少數。他們戰鬥到將近不支時，敵機曾屢屢擲彈威迫。無如天助自助，他們投下的炸彈竟沒有一枚爆炸。我們正在最前線的守衛線內。當他們五六百人進迫過來的時候，我特命後退詐敗待其深入，然後合力殄滅之。他們衝鋒的失敗，大半是操之過急，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軍的虛實，便又貿然撞入我們腹地來。那時我看看接近了，立刻下令反攻：手榴彈，迫擊砲，手提機關同時俱發，把他們衝成幾段。

那時奧迪安方面我軍也奮勇殺退他們，奪得鐵甲車二輛。機關槍三架，本來大可乘勝追擊的，無如我們是爲自衛而戰，除抵抗壓力外，並沒有侵佔的野心。爲守條約的信義，我們始終還是堅守原來陣地。每戰必勝的士氣，他們的快樂，實在不是一杯香賓酒可比的。

青雲路一帶在劇戰的剎那頃，許些漢奸在擾亂後方放火。這真是我們最痛心的一件大恥辱。甲午之戰，北洋艦隊誓師的時候，南洋艦隊居然會宣告中立。時至今日，這種糊塗醉夢的致命傷還是沒有除掉。一部份擁有重兵的新軍閥，他們在袖手旁觀！這樣說來，我們何怪於毫無知識的江北漢奸呢？國家待他們較之大人先生，深刻地劃爲天堂地獄。有教育，而平日又受到國家最高的報酬的大官兒，他們的罪惡較漢奸何如？！

火舌熊熊之中，我們正和敵人廝殺得最厲害。所以警備部的消防隊祇好等到第二天的破曉然後前往灌救。在火星四射滿天紅光的當兒，我幾乎完全滅絕了理性。我想，人生是彩虹，是火花！生命底意義就在一霎時的閃逝光焰和絢爛的紋彩。在過去，我是個唯情哲學的信徒。時至今日，我們的生命早就懸在敵人的槍砲中了。我們的領土是給敵人以武器奪去了。要還我們的生命，索回我們的領土，那有不以血肉可以收效？我的血在奔流，我的心在震蕩，愛，葬身在火光中吧，我的靈魂在

這樣的呼喚。

你說，上海的小姐們和公子哥兒仍在西人飯店跳舞作樂，這很使你忿忿於那般行屍走肉的自私自底醉夢。可愛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仍在依戀那殘餘破碎的生活。不要絕望，我們惟有虔誠地祝望，但願中國的青年振作起來，注入時代的新生命的汁液，加上熱，去找他們的出路。在情場，他們可以做個溫柔的天使；但同時必須澈底的覺醒過來，憶及我們魏蛾的故國，那末，他們的靈魂或者可以離開溺陷。你說你喜歡做小品文字咒罵他們，我却希望你引導他們捨棄了魔窟，告知他們不要「氣短情長」。

這是我革命的血鐘，一聲聲，敲澈了我自己的心魂。在此，我感謝我的愛人指示了我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當我飄零到像一葉疲倦了的浮萍的辰光，秀，你是我慈祥的救主。你的厚意勉勵，都給你柔靜的眼波流露出來了。不停的閃射在悲壯的別筵的時候，你又給了我無限的慰藉！我獲得了一滴純潔的醍醐，我慶幸。

二月八日

親愛的秀：

在大難臨頭的今日，最萎靡的人也該負一點責任了。在敵人重砲炸彈壓迫之下，我們雖然尚未動搖士氣，失去寸土，然而建築物的被燬壞，——尤其是文化機關，各大學校，從前很莊嚴宏偉的建築，如今大多失却精華，變成一片焦土了。

日軍變更作戰方略後，以海陸空軍全集中了攻取吳淞，兩夜來的血戰，除了火光和槍砲聲音，依然是很寂寞似的。我軍因為以少敵衆的原故，差不多一連好幾天都很少調防休息。×軍長的眼，已經紅灼灼地像兩棵火球。弟兄們躺臥在汪潭般的戰壕內，個個都成了落湯雞。

至於我們的食宿，那更不成樣了。每天上午三時吃早飯，直至下午八時才有晚

飯吃。這原因，自然是因爲敵人的擲彈所賜。如果燒飯的地方旁邊沒有一架高射砲，那是做夢也吃不成功。睡覺時，泥濘的地是床，薄雲掩住的天是我們的被；但我們同羣的兄弟手足，依舊是奮勇應戰，一點不怨在人間受到低能動物所沒有受到的痛苦！秀，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大概一個人有了精神寄托和堅決信仰的時候，他會忘懷一切勇敢地前進。愛，正義之光在領導我們奔馳。而你，更是我希望之神，我即使孤單的旅行於沙漠之中，我也不會感覺到疲倦的。

細雨濛濛，二月的風還有點尖刺。來復槍掃射的音波在不停的應和風聲，陰森森的影子在死的境界裏活動。日本的所謂「大和魂」愚昧地犧牲於軍閥的野心陰謀策略中。說來是怪可憐的，人類的戰爭到今日尙不能避無謂的野蠻人底衝突掠奪，他們——敵兵——從太平洋的海上，一批一批的運送到中國來，他們在戰爭自然更失却理性了，然而他們的屠殺姦淫的勾當，在人道的真諦之下，好像活畫了一張自供的畫像，他們自己的罪惡是如何的不可赦啊！

他們瞞進我們弟兄的時候，他們或許不會想到我們的弟兄正在準備和他們肉搏。在今日，軍閥們的近視眼真可笑。東北問題之是否吞炸彈且不去管他，而日本民族對於人羣的劣根性——他們自己的弟兄多親熱，但我們徒手的難民，他們殺千千萬萬也不覺得這是殘忍的行爲！小器，狹隘的民族，如果再不走新的路徑，大和魂的危殆更還甚於我們中國的前途。這是可以比較肯定的預言。

一連七八小時的衝鋒陷陣，我們早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否仍在繼續。我們依着一條小河，據險安放好了兩枝水機關，以待敵人入甕。敵軍在戰鬥劇烈的當兒，忽然在張華浜蘊藻浜方面增加了二三千兵力，於是就向我們的營壘作不斷的攻襲，幸而晚上八時十五分鐘，我們開北也到了不少生力軍，戰事的重心便移向屈家橋附近，黑暗的晚上，夜神是不聲不響的站着，轟炸的手榴彈，步槍的火花，一切都在閃滅着，終於，他們因爲作戰的經驗缺乏，祇會正面迎戰，一到我們左右包抄，他們受到側面脅迫的時候，便慌慌張張的退却了。「大和魂」的傷亡，總在一二千以上。

愛，你可記得我和你讀完雷馬克氏的作品之後，我和你去看「西線無戰事」電影的那晚上嗎？我說：『在作者的意思，是因為他飽嘗戰爭的痛苦與悲哀，深深地知道人類的末日將至，他希冀以心靈的聲音，去喚起人們已失却的靈性。在作者，他恐怖著「大我」將要寂滅。以懇摯的感情來咒罵戰爭的罪惡。那是絕對的「對」！但是可惜資本主義以盟主自居的國家來拍「西線無戰事」影片，那不能不說是帝國主義的「電影宣傳」政策！不信，黃浦江畔還泊着不少反對戰爭的新式戰鬥艦呢。』

當時你很痛恨我們中國民族性的麻木，你說：『一般人望着街頭的砲車在笑，殊不知隨時都可以鬧較「五卅」更慘痛的國恥！』如今，你的話已經是預測的應驗的明證了。然而實際上我們的民族却還沒澈底的覺悟過來。民氣的蓬勃是可謂充滿朝氣了，而却始終不能形成民力。「愆前愆後，溯往思來，我們祇有咀咒」都市的知識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也許天天在說着十分衝動而帶着興奮的話。但他們的行為却是常常相反的。在美麗的客廳內，高談革命的也有，痛惜國難的也有，而他們

還是躲在外人勢力扶持之下的租界內，求眼前一時的苟安。

北伐的成功，——就早年的軍事而言。完全是靠鄉間民衆幫助的力量。現在，戰地的鄉民是更踴躍地爲我們效勞了。幫忙我們掘戰壕，燒飯，給我們以最疲勞的服務，自動的參加運輸工作……凡此種種，都不是說漂亮話的城市人所能做到的。

久住大都市的人，實在是容易麻痺而至不可自拔。秀，你和我都能跳出那牢籠，這真是值得欣喜的一會事。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在後方醫院裏很努力工作，我非常安慰。我們弟兄們無事閒談的時候，彼此都豔羨受傷的士兵能夠得到上海小姐溫存的慰藉，在他們的心目中，能得貴族的小姐們一笑已是不容易，何況是殷勤的美人恩惠？

敬致

軍人的最敬禮！

——志尼。——

二月九日

秀，天真的仙子！多謝你爲我述說一位弟兄受傷的故事：

『志尼，你們的弟兄真是忠勇得可敬，請你諒解女性對於英雄的渴慕。我要告訴你，他是湖北人。說來是怪可憐的孤另另的孩子。他，驟然望望，原是個很平凡的少年。然而我和他經過兩夜來的談話，我却增加了我對於他的敬仰。到後方醫院服務到如今，我瞧見無數忠勇爲祖國犧牲的傷兵，但却不曾有過今天的感動。志尼，他現在還祇不過十九歲，入伍的歷史却有了五年的長時間了。』

起先他是爲了窮，爲了生活的壓迫才投軍的。那時候，他年紀還很幼稚，但已經立下了很大的志願，他在夜深人靜的時份，踏着月色偷偷的離開了父母逃亡。最初到軍隊的當口，他什麼都不懂，祇能夠擔任勤務的馬弁工作。後來他是被正式認爲弟兄了。由三等兵而二等，而一等，他已經是個受足訓練很健全的弟兄了。

他很能夠作戰，而且非常勇敢，他輾轉流浪，過着極顛沛的內戰生活，最近才轉入你們第十九路軍去的。在曹家渡的一役，他衝到敵人的腹心去，首先奪得了日本皇后綉贈日軍的隊旗。當他和弟兄們高唱凱歌的剎那，他還沒有曉得自己是帶了花！（這是你們軍營受傷的術語，現在我也學會了。）於是，他漸漸地覺着痛了，灰色的征衣上慢慢地滲出血水來，他覺着十分的痛楚了。不一忽，他便昏迷地跌在戰壕裏了。由弟兄們的同情的援助，他是被送到我們後方醫院裏來。當他車到的時候，蠟黃的臉和白色的嘴唇，簡直連一點人樣也沒有。

他呻吟着，他微弱地在呼喚他的娘。可憐的孩子他在呻吟着。以一個慣於飄零的人，久經戰陣的朋友，我明白，如果不是熬不住火燒的痛苦，他是決不願在柔弱的女性面前示弱的。後來我知道，他是十分熱切地思念着他的母親。他說：「世界上，祇有母親的愛是最偉大。我母親常常寫信教我回家去一轉，請了幾會假都不蒙上官批准，所以祇好含淚兩地相思。如今，我是沒有希望再見生身的母親了，帶了

花，總是光榮的！」

他有時候說着夢話，像一個瘋癲的病患者，大家都不敢走近他。但是我却爲這位英雄一夜不曾睡。醫生給他施了手術之後，他便沉沉入睡了。半夜他才醒來，他要開水，要我寫信，都是我良心上應盡的義務。惟有他要見他的母親，我却無法使他如願啊。

他的眼睛很疲倦，睜開來的時候，紅紅的還含着淚光。他說他絕不怕痛，因爲他一想到他自己光榮的獲得，他便什麼都忘却了。志尼，我祝福，爲了他，我會流下最純潔的同情之淚，戰爭！「血滿長城之窟」，江南的桃花也燦染得緋紅了。」

秀，我對於你的仁慈真是感動到不可言宣。我們處於行伍的人，生死是早置度外了。弟兄們的負不怕死之心沉着應敵，曾屢屢博到各國軍事專家和報館主筆的揄揚。力圖生存的民族，雖然在血泊中去拚命，然正義與公理之神舉起的火把，終於照澈了黑暗的地獄。秀，人類的友愛之光，請你用慈祥的力擎起來吧。

在難民倒懸朝夕啼哭的戰地上，永遠是聽到死的音樂。今天戰事較昨日緩和了許多，而一般的輿論，也在讚美日本軍隊戰敗後的立即集合。這是真的，戰爭猶如人生一樣，勝利和進攻都容易，惟有逆境最難處。「兵敗如山倒，」能夠有紀律的敗退，確乎是令人佩服。不過，靠着租界做護符，退却得好還夾着幾分可恥的。軍人最可敬的是勇敢，精神，道德，基於平等而摺奪，「雖勝不武」。

愛，請你了解我，這決不是解嘲的話。我認識敵軍，應該給他們一個更忠實的評論。絕對服從本來是軍人沒有相對自由的地方，但是日本軍人真正可以天經地義的守着那紀律，他們的愛國思想也極其濃厚。他們是徵兵制的帝國，他們的愚衷也真不可及。無論在社會上達到很高的地位，他們還是很願意爲他們天皇的微笑而死，正如我們從前的封建思想的一般。他們在壕內休息的時候，大家都忙着寫家信。由這一着，我却聯想到我們不幸的弟兄們，許多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致成爲一個開眼的盲人。你來書所說的少年還算幸福了，有些當了一二十年的老兵，就連

一封信也不會寄轉家去的也有。

我認定，今後救中國除流血禦侮之外，我們應當嚴格的致力於社會教育問題。我以為政治上軌道，第一還要着眼社會問題！救濟失業和災荒，決不是戰爭可以收效。陷於百劫不復如我們的今日，歷史上已昭示我們。但戮力奮鬥可以圖強。過渡時期大旋渦中的現代人，如你信中所說的湖北少年士兵，他的遭遇固然悽慘，無如要救未來的兄弟姊妹們，我們就不能不做犧牲者了。萬物同胞，我們不要因為變態的事物而搖動了我們的信仰。現在是羣魔猖披的時候，還不會走到我們的世界。可是總有一天，黑夜必要過去，咱們的「黎明」跟着來臨。

祝爾您，再見！

——志尼。——

二月十日

秀：——

十多日來在死的氛圍中，呼吸着死的空氣，聽着死的音韻。至今，我仍在死的境界裏活着。黑暗中捉摸我自己的靈魂！

我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琦，他是已經給戰神帶走了他的生命了。當他彌留的時候，他很關切的叮嚀我。他說現代人無法逃開魔魅的臂彎，那灰色的命運，在黯淡的前路阻擋着，展張得如同羅網；確實的，世界的爭戰底危機，早已蘊釀成熟了。一觸即發，主宰者給安排定了，就是主宰者也不能變更。

他教我不要負你，他最痛恨現代人的過分彷彿。他含着滾熱的淚珠，爲我倆的前途作了最後的祝福和禱告。我們的朋友，琦，於是就拋棄了罪惡的人寰。秀，我們相愛的精神，對於人類之生存在宇宙，爲了愛，當有更深澈的認識了吧？

我帶着悲涼萬緒，快地回到我的防地來，我紀念着我們的朋友，我的血是燒到沸熱了。復仇去，爲我們的朋友。於是我的精神又重新振刷起來。明白地知道，戰線上，我們是具了人形的猛獸，其實，人與獸根本就無所謂有「靈」「能」的劃分。

在血染的陣壕內，曉風殘月之下，我們忘了征人衣單，忘了人生的快樂。聽得號角狂鳴的當兒，我們便成了一羣猙獰的猛獸。

受過哲學思想洗禮的人，他一定不會認殺人是善的行爲！而再三之所以爭鬥反抗，正恨理性的偏激狹隘所造成人間一切的惡因。單單一個「國」字，夠冤死了無數的英魂俠骨。秀，當你在病院慈祥地撫慰受創者的辰光，前方的血肉却在不停的毀傷之人，無貴無賤的捐棄了青春，自己驅使了自己入毀滅的門框。有力有熱的康健的血肉之軀，必令他們像嫩花之被摧殘而成爲骷髏，這是近世經濟政治學者和科學家研究的結論。

我們自己是朝夕在火光之中奮鬥，也不知道自己的臉孔是憔悴到如何地步！不過放下槍桿的手偶然觸到高突的顴骨和稀疏的楊柳一般的髭鬚時，我憬然覺悟到這些全是時代的產物了。爲了自然的血性衝動，我的刺刀是在敵人的心窩刺進去了。殷紅的血和臟腑，我反滿足了變態的愉快。殺了一個又一個，我跟着我們的弟兄們

「敵愾同仇」的報復去。那時候，我們希冀悠悠的天地也相偕破碎，世界的盡頭早點給人們看個清楚。

我們深信，人類要完全根本覺醒過來，除非是災難可以叫他們害怕；猶如鳥之驚弓與魚之漏網的亡魂失魄。在喋血的十來天的感想，我的心扉被急激的浪濤所衝撞，簞盪得無計自持。在英雄主義的支配下，你讚美我們抵抗的精神，然而我正苦不能解答我內心的疑問，我們的民族為什麼如此沉淪被辱？

不過我們所得到的覺悟，人類是墮落於虛偽和享受之間而不自省。譬如：人的眼不是爲了動人的色彩，耳朵不是爲了美麗的音樂，鼻官不愛聞芬香的氣息，舌頭不是爲了美味，總而言之，人是太愛舒服了。居住要洋房，行路要汽車，需要的東西太多了，物慾就橫流起來，道德和知識有多少的力量，能使人們水一樣的心情不流動？

幾天來火與血的展開，不特上海人震驚豪在鼓裏，即憂心亞洲問題的大政客，

也正爲中日的交戰而惴惴。究其實，我們當兵的又何嘗不是受日本的幾個大軍閥愚弄？

敵人自從士氣受挫以後，確有點「軍無鬥志」。但是他們呈報東京，聽說頗受了不少斥責，各國輿論又大多譏諷訕笑；故此他們惱羞成怒了，不得已又一鼓作氣的以全力向天通庵等地猛衝，同時吳淞口岸的兵艦一齊發砲轟擊，在嚴重的生死關頭，我們再也無暇作伸張公理的幻想。爲了河山，爲了民族，爲了生存，爲了人格，我們的弟兄是更見勇毅。我們趁着勇氣，以大無畏的精神去反攻，終於給我們進展至虬江路北四川路上來。

這使我們如何的感動呵！到處都是面孔蒼白的飢餓的災民，有的躲在砲火的戰區內已經多天沒有進過一滴水，奄奄一息的在喘着生命最後的呼吸。扶老攜幼的哭聲載道，奔跑得流離失所，在街頭舉目一望，何處是他們的家？那裏是他們的歸宿？秀，雖然具有無限同情有你們的救護隊正在努力施救，但是一批還沒有給

他們暫時寄命之所，而敵軍的砲火又在向我們脅迫了。

今天的戰鬥不算不尋常，就是我們佔據的北四川路中段，從早上到黃昏已三失三得。我的家站在我的眼前，我和夏禹一樣，始終沒有跑進去一次。但是牠——我的故居——像很忠實的羨慕他的主人，并且驚訝地睜開牠的大眼——大砲穿過的洞穴——懷疑牠的主人變易如此神采奕奕的武人丰度。

空軍應戰完了，彼此都無什損失，漸次陷入休息狀態；我是怎樣的快樂，我寫這封信給你的地方，正是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租界。踏着光榮，踏着勝利，我們該無憾了！手榴彈，大刀隊，手提機關槍隊一湧像怒潮似的衝過敵人的第二道防線去，迅雷不及掩耳，他們祇有拋了麵包和槍械立刻總退却。

——志尼。——

二月十一日

「秀，我的熱！」

——你的快函我由傳達處的同事轉到了。我很感謝你常常在鞭策我！

「志尼，一個真正革命者在前行的時候，他除了尋求光明，便永遠沒有機會給他回頭嘆息！我萬分的盼切你會了解我的心，尤其是對於你將來的期待。」

接到你的信，曉得我們的朋友琦是死了。我爲他會一夜不會入睡，而且竟淌了不少友誼的淚，來表示我對於他的死的哀誠。但是，在青年的康莊大道上，他已成了一個樂園的指路碑，他建造了成功之塔，所以我又爲他快樂。

我們在後方真是一點意義也沒有。提心弔膽的注念着你們到底不知是怎樣的一會事了。這真使我們苦悶，我深怕報紙不一定完全忠實，爲了愛國，他們祇好審慎一點編排他們的消息。你們自己是這幕大悲劇的演員，怎樣變化都在你們的眼前閃動：像夏之黃昏躺臥在綠茵的草地上，靜觀幻雲的構形。

祇有些微安慰，我能夠每天在病院裏探望服侍神聖的傷兵。請千萬不要因爲痛

苦和禍害便動搖了你的信念。那正是很清晰的以事實展開在我們的前面，大義當前，更重大的犧牲也無所惋惜。我的愛，我的心像羔羊似的柔順地等你回來躺下休息，在你們勝利凱旋的時光。一個有作為的人很容易懷疑他的獲得，易卜生的「大匠」便是很好的明證。你會說過，以甘地先生的精神為精神；現在正是努力的青春時代，不完全的世故人情是誘性的魔鬼，你該留心自拔！

愛之深，期之過切。我曉得你很愛我，但是情人是前進的明月，不是黑夜的絆腳石。你是個天真的小孩子，我怕你受不了刺激，請你諒解我，我是在勸勉你，而不是在向你責備。亂世的青年祇有兩條路可走，負起大責任而為世紀任勞任怨以造成一番不朽的功業彪炳千古，或者是過着頹廢的「醇酒婦人」醉夢的生活。但是，我不是弱不勝衣的「西子」……」

秀，我讀到這裏，我不禁流下眼淚來。是的，惟有卑怯的人才猶豫不決。你的信，像是湖上午夜的寺鐘，悠然澈悟我的靈魂。如果我不能有所建白於將來，真辜

負了你如許聖潔偉大的愛了。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我決不使你失望！請你忍耐的等候吧，光明照耀的時光，你應當是慈母般的微笑了。

爲了不要忘却你的肺腑之言，我用刺刀的尖端用力在腕上猛刺了一刀。這很使弟兄們驚惶失措，但我立刻告知他們，我以碧血爲誓，誓爲民族犧牲，作不斷的奮鬥。他們都深深地感動，於是，我們又用強有力的手握起我們的武器殺敵去了。

清晨拂曉的時候，敵軍的鐵鳥又開始在空中盤桓擲彈。爲了不平等的賣身契，我們竟不得不忍痛退出原有陣地回到原防來。因爲高射砲下落的地點正是條約內的限制地段。「勝利的悲哀」的名言，本是爲敵人之敗得慘痛可憐而說的。我們可是不特不覺着空虛，而且反會替他聯想到憑藉租界作戰的「勝利的悲哀」而可恥！他們這次戰爭，完全暴露了他們民族性的陰險偏狹心理。對於他們挑釁的僧人是如此的愛護，但施之中國良民的重量炸彈又這麼的殘酷，同是一般的生命，看法却想不到有這樣的懸殊。

在特殊利益之下，我們說認識清楚世界上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戰線了。敵兵在條約掩護之下再加以野砲的掩護，一千多名的陸軍在蘆漢方面向南進攻我們，意圖獲得車站作伸入的根據地；無如我們早已有準備，挾住迫擊砲和機關槍手溜彈伏在壕內以逸待勞。兩旁伏兵都預備好了，正面的弟兄就開始敗退，他們怯怯地在蠢動前進，鋼帽擋住了眼睛，像蝸牛似地漫漫行着，到了我們的標的時，一聲「殺」的怒吼，左右大舉包圍，他們就同猛獸被刺似的，猛跳起來掙扎；這一役，混亂的廝殺，他們手忙腳亂之中，自己踐踏傷亡的也不在少數。

除却軍用品的獲得，我們活捉了他們幾十個俘虜。單單我們一營，也捉到七八名之多。他們的威風早沒有了。像喪家狗垂着頭，哀求我不要殺他們。

「你們是第幾師團的弟兄？」我和平的審問他們。

「第九師團的。」俘虜的一員答我。

「你們都結過婚嗎？」

「結過。」

「沒有。——但是有父母，兄弟，姊妹。」

「早就結婚，而且還有小孩。」

「母親年紀大了，兩鬢和霜一樣白。」

他們許多答案之中，大概都希望我給他們「生還」。「我們不願意作戰的」這句話，是他們的一位少年士兵說的。我體諒人類的「愛」，我沒有把他們殺害，還教弟兄們給了一頓飯他們吃。他們說，我們本來是同一的種族，不管他的心肝是怎樣，然而我們把他們卸除武裝之後，便令一排弟兄押送他們離開我們的陣地。分手之前，他們說很感激我們支那人了。

——志尼。」

二月十二日

今天雙方同意停戰四小時。本來是英美領事得到教會請求，利用停戰的時間來營救難民出境。這個動議早幾天就提出徵求過中日雙方的意見；我們自然是十分贊成的，無奈日本不肯依從，他們始終都不允許這請求的原因，是因為新到了一大批陸軍，想趁勢反攻。直至幾日來的大敗，他們才允許同意了今日的休戰四小時。

如像長途賽跑的運動員走完終點似的，旬日以來，躺在血泊的泥濘戰壕裏，我們夢想不到有今天的一天緣。士兵和長官的盡責應敵，睡眠不足和過份操勞之故，差不多沒有一位眼睛不紅的！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的平靜無事，却造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纏綿故事。

同事當中有家在租界上的，大多離防看骨肉去了。我們有二位兄弟營長，他們都結婚了。哥哥結婚一年多，弟弟新婚才十多天，連「洞房花燭夜」也未享受，他是被愛國熱情和尊嚴的命令驅使他離開了溫柔的情場跑到冷酷殘忍的戰場上去了。這番他們是重逢了，他們祇有弟兄兩個，經過我們友朋的監視，他們是立下了這樣的遺囑：

如果哥哥戰死，弟弟要負起撫養嫂嫂的責任。

如果弟弟戰死，哥哥便負起撫養弟婦的責任。

設使兩人都戰死了，我們朋友活着就代負責任。

對於這事，很引起了我的感想：爲了丈夫的殉難而自願犧牲一生的幸福來勸勉丈夫，報丈夫，這是否是現代的青年所應爲的事情？或者竟是一種封建思想的毒汁？這我們不能隨便就下斷語。在英雄主義還在掩映着波光的時候，這些忠貞的事實是難免的。

我的朋友都很歡樂，他們——那弟弟的一對情侶——是多麼的愉快呵！這時候，他們真是一刻千金！我待他們簽好了字之後，我即刻告別了他們去找我的愛人——秀。一刻千金的寶貴光陰，是青春期最值得珍重的一頁。在我的生命史上，我當永永不能忘却牠。

「喔，志尼！」秀大聲喊起來，一見了我。

我緊緊地擁抱住秀，什麼都說不出來，她笑着流着眼淚，我的熱淚也滾下來了。倘若沒有這流離的命運，我們如何會感覺到聚首的難得？沒有重大的壓迫，我們愛情的滋長也不會這樣快吧？

「琦是爲中國犧牲了！」我首先對秀說。一個勇敢的影子閃上我的眼簾，打動了我的心。

「可敬的琦，可憐的琦！」秀在爲他的死流淚。

「後方病院的工作想來是很忙了？」

「是的。罪過得很，現在血我是不怕了，但我最怕聽弟兄們臨死的懺語。」她揩乾了眼淚，接着說：「可愛的志尼，你們給祖國雪恥！夠了，什麼都不需要了。」

我很多謝而且慚愧，秀又把我拉到酒店去小酌爲歡。她很誠懇地說：「今天我給你慰勞。」

我真疑心是一個夢。在死的境界裏活着，但我們都覺得十分有生氣。現在是從

死城裏逃回來了，喧嘈的市街，許多人依舊在上面躑躅着。雖然也很熱，但是難民驚惶失色的臉混亂了笑咪咪的俏臉孔，使我們仍舊覺着恐怖尚未離開上海，而且是行將又爆發災禍的一種徵象。

我從虛空中捉到秀真實的影象，我毫不懷疑地認識了人生。惟有不斷地努力，如歌德浮士德中的見解，從磨難中不斷地創造。春花早謝，我倆形骸的愛是就要幻滅的，然而我們的精神，却永永遠遠寄存於宇宙。

秀天真地笑了起來，她問我戰地上的經驗，我告訴她。在作戰的行爲，除了動機是給稍爲經過知識領導的感情之外，完全是由於血性的衝動。武者小路實篤所描寫的很不錯，假如敵人先放下了武器，那我們斷不忍心殺他。我在昨晚深宵，也曾有過在西線無戰事中同情敵人之死的人性表現的機會。當我把他一槍擊倒在地上的時候，他立刻懺悔他們的贖武是錯了。我把他抱到我們的防線內。那時他的呼吸已經很急促了。但心血還是溫暖的流動。他說，他沒有仇恨我們殺他，因爲他正是預

備來殺死我們的。他也不怨死得沒有價值，男人在現代死在鐵血也是一件平凡的事。可是他想念他的老母，他的妻兒。他撒手也不能瞑目，他自己是爲國家犧牲了，不知道他們的國家對於他的家人會一樣的像他的盡了責任不。

他死的辰光，我們的弟兄頗有爲他悵惘的。人，人？我想。在矛盾律的圈套內，人類的聰明和才能，依舊找不出一個澈底圓滿的結論。戰爭，永遠是徘徊在公理與強權的墓門，正如現代人的靈慾觀感。

我們飲着碧血似的酒，彼此都有了點飄飄然的情緻。秀的臉紅得像剛熟的石榴花，她懷着愛與死的衝突底情調，她的大眼睛終於潮潤起來。我知道，人類的思維是不容易變易於短短的時間內，但思潮却是跟着血流而激蕩。秀的心，她願意我緊緊地摟抱住她，同時又想我成了一個時代的英雄。

「我去了之後你覺着怎樣？」我逗她的心底的真誠。

「我覺得很安慰，不過思念你是太苦了。」她也忘記了女孩子的羞愧，很自然

的說着。

在筵席上，我倆無暇再有閒情逸興去享受了。那不知是「和合酒」還是「離筵」。

時間是匆匆的過去，愛神已展開她的薄翅和輕紗飛去了。戰神舉起他強有力的臂膊，我們四小時的殺戒過去了！我神聖的吻了吻秀，我們便在街頭撒手，秀的一聲「珍重」，使我失落了我的心魂。她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消逝了。

帶着芬香的氣息回到血腥的陣上來，溫柔的情緒尚未完全消散。砲聲和火光又重見了。於是我便極力鎮壓住過於飄拂的心。今天我們營中的防地沒有接觸，敵軍因為闌北停戰他就用全力攻吳淞。我們的弟兄守衛得沉着，所以他們一點也不能有所活動。

屢屢進攻，利用了重砲飛機兵艦，結果一無所獲，於是日本的司令官野村又易植田謙吉代替了。我們的弟兄抱着一貫必死的精神，鎮靜地等候他們的變動！

二月十三日

「秀，——

我寫我的日記覺得有點單調和厭倦，現在變換一種方法。或者要比較新穎些了。真像是一縷煙，如今我又回到戰場上來了。

清早醒來，太陽像要蘇息我們的疲勞，牠的光散佈了無限的溫暖。「熱」，叫血性的人努力。「見了太陽的面，敵人就開始放着示威的大砲。我們首先就當其衝。

他們一次一次的衝鋒過來，我們倚着一大堆坟山作戰。

我命令一連人沿着小河做先頭部隊由左翼去攻擊，一連人在右面包抄過去，然後再用一連人在中央突出，在敵人的腹地內集合。那位連長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作戰非常勇敢。他們丟下槍桿的時候，常常喜歡談文學，藝術；其中年紀最輕的那位廖連長，他更愛好音樂。每當晚風斜日月亮升起的時候，他臨流玩着淒涼悲壯

的調子，這使我們大家都忘却了置身在火線中了。

這一役，大衆都爭先向前，當我正在用軍用電話報告團長我們勝利的消息底剎那，我的勤務兵忽然走進來報告我廖連長重傷被敵人捉了的消息：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悲的遭遇。我們平日感情很好，我聽了我的勤務兵的報告之後，我馬上就帶兵衝過敵壕去，我的手槍一直沒有停過，子彈完了，立刻又是第二排，第三排，……我爲要營救他，一面自己作戰，一面指揮着弟兄衝上前去。

終於，我們是完全佔領了敵壕，廖連長也獲救了。可是他的傷受得太重了。躺在炸彈炸開的地洞內，一動也不能動，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命令弟兄們給他水喝。我安慰着他，他微笑着，但那慘沮的笑未完，他的手是漸漸地冷下去了。眼眶內淚水在迴旋；他沉默的不發一言，祇是繼續悲苦的笑！「殺身成仁」，大丈夫能夠爲國殉難自然是無憾了。然而他的笑究竟蘊含了多少悲涼的情緒。

他開始作他的遺囑的講述了，他說：「我沒有什麼缺憾，但是我的愛人對我非

常愛護，請營長暫時不要發表我的死耗教伊傷心。我知道，此番我是沒有生的希望了！」這樣，我們的少年廖連長是和我們弟兄永訣了。他的眼睛疲倦地合攏來，再也不願爲罪惡的人哀靜開。

「復仇去！」我們的弟兄一致的聲音，那忿烈的義勇，又形成前進的力量。我方乘他們少少退却的刹那，立刻趕上去追逐，在我們密掃與快射擊之下，敵遂紛紛逃去。我軍繼續用遠砲射擊，後據探報，他們陸戰隊的司令部的房屋一部份給我們擊毀了。

飛雷試用的成績很好，居然炸毀了敵人一架大轟炸機。

在戰勝後稍事休息的時間內，我回到原防去，在我們的火線上，許多鄉下人還給我們來幫忙燒飯工作，我問他們爲什不在昨日離開戰區，他們回答得確乎有氣節；他們說：「死就死，餓就餓，我們逃什麼？」

「是的，我們還是在一塊兒死吧！」我打趣的同他們說。

忽接警報，吳淞戰事緊急，風聲鶴唳，吳淞口的燈塔也給敵人砲毀了，有話明天再和你說吧。再見！

祝您

晚安！

——志尼。」

二月十四日

「秀：

我覺得救中國並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祇要有權力的人肯稍稍煞了一點利己心就夠了。昨夜警訊頻傳，但是後援一到，我們全線也就得到穩固！

在中國，我們感覺到卑怯得可憐，而且可以說是愚昧的神秘。從前甲午之役，北洋艦隊在拼命抗爭，南洋艦隊却像煞很聰明的宣傳獨立！這種可恥的麻木是過去了。不想如今我們也會讓日本「逐個擊滅！」東北馬占山絕塞孤軍，政府

在唱「鎮靜」，民衆在叫喊，觀望；及至上海難發，本來不大可利用軍事上的勢逸懸殊優勢出兵榆關來分薄敵人的兵力。那裏曉得政府却又在袖手吶喊「長期抵抗」了。

我們貴國同胞劣根性真多，尤其可怕的是有權勢的人的氣焰，他們不特不去幫助努力的人，給治事業向上的朋友以一種保障，反而增加惡環境的壓力去摧殘人家。絲毫的利他心也沒有，陷祖國於政治不修明，時局至於不可收拾；公正的心，永遠敵不過利慾，民族那得不沉淪？國是那有不蠅蟥？

雄師壓境許久了，幸而我們還能夠用血肉來保衛我們的河山。綠油油的春天郊野，花樹大多給砲彈摧毀了。偶爾在小河旁發現三數叢野花，殷紅的血染得有如玫瑰的甘露。我呆望着野草花發楞出神，我知道牠們的生機之短促，直類我們無定河邊骨。但是，愛，愛情的酒漿給我醉醒了，我們的生命，一刻一刻的增加着希望之光，我們再也無暇去探索，單是爲了皮囊的死之恐懼去求索生之玄秘。

今晨因為敵軍想取得東北線的連絡，一大早就以重兵襲取八字橋了。從昨天起，戰事更陷入劇戰狀態了。起先是步槍聲，祇有哨兵冷冷的接觸，後來是聯珠砲響，短刀相接了。雙方全都忘却了是血肉在迸裂流射，因為感情早經死亡。我們踏着血迹前行，冒了雨一般密的子彈衝去，前仆後繼，幾乎每一顆子彈彼此都兌足一條人命。激戰約二三小時，敵人又不支了。他們退却之際，我們乘勝追擊，奪獲了他們紅白旗幟兩面，帽徽和步槍若干。

他們在東京把我們甲午的「恥辱」（不少的戰利品）公開宣傳展覽，將來我們也可以一眼賠一眼將所有的勝利宣揚出來。「正義」所在，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勝利啊！晚上得到跑馬場方面防軍告捷，說是搶了敵人好幾門野砲，廿多架機槍，步槍也有六七百支。於是我們的弟兄，就高聲唱着雄壯的戰歌，祝賀着我們的勝利。不說了。

敬祝

康健！

——志尼。——

二月十五日

「親愛的秀！

愛情如像凄豔的玫瑰酒漿；我以爲，現代，女人是主宰的神。愛，你的笑，你的熱，康健的美麗，已把我勉勵到這兒來。但是現在的情愛底背景，已不是香花月色，我是刻骨的思念着你，神馳左右，我竟夕不能夠睡，不知爲了什麼。

一鈎的新月，我們的影子陰沉地移動着，因爲傷亡過多而且太痛疲了，我們得到命令暫時開回真茹去稍事休養，愛，我們已經沒有了人形。一副支離的骷髏，終是不容易再支撐，像蟻將似的，我們絕無聲響的走在凹凸不平的鄉下路上；崎嶇的田塍，我們鼓足勇氣在奔馳。約莫一二小時的跑步，我們是到後方來了。

立時散開，各個躺臥在泥穴裏，死一般的睡去了。除却幾位步哨還在夜神撫摩

之下掙扎着。

開戰到如今，單我一營的弟兄受傷和陣亡的，已在一百七八十之數。戰爭，威尊命賤；誰無父母，同爲枯骨；一切慘痛殘暴的印象，統統在我眼前幻演出來，像影片上的複寫，過去了的殘覺，也重新映在我的前面。

我在一條彎曲的小河邊走着，我不能入睡。我爲一些憔悴的弟兄們祝福！我不敢回憶已往的肉搏的慘象。銀灰色的浪紋閃射着金蛇，靜靜地蕩漾我瘦削的影子。我在求索宇宙的生機，我暫時拋棄了我對於戰爭的孽劃。夜之子，牠爲何會在黑夜活動，一如男子之逞雄在戰場？

忽地使我嚇了一跳，我的肩上突然給一隻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幻想頓時完全消失了。

「營長，在這兒想什麼？」賴副官的聲氣。

我驚愕地回過頭來，看看果然是賴副官，我才平靜了我的血流，「沒有想什

麼，我在望月亮。」我的聲音也沙沙的。

「坐下來，我告訴你一位女英雄……」他坐在草地上面。

「怎麼一回事？」我也坐下去了。

「你願意聽嗎？可有工夫？」

「願意。」

「唉，真勇敢！真值得佩服。那女孩子的姓名忘了。大概是這樣的，她是個思想很新，酷愛自由的女孩子。因為從前愛過一個美少年。遭了家庭的反對，所以他們的好事就不成啦。她失戀之後，她常常想死，但是都被人家救了，後來對於她的一舉一動都監視得很嚴，使她一點也不能夠自由。不久她就逃出了家到各處去飄泊。」

後來咱們十九路軍抗日，她是得到死的機會了。她連忙從蘇州趕來充救護隊，那小姑娘娘很可愛，不特生長得好看，而且人又和藹；她每天都很辛苦的在前方工

作，一點也不會怨恨，故此我們都十分敬愛她。

下午，她同師長要了一桿槍。本來師長不肯給她的，無如她狠不過，她問師長，國家是否單單屬於男子的？後來她拿了手槍，再也不願在救護隊裏，她同弟兄們一同去殺敵去了。呀，營長，你調回後方也許不曉得，今天的戰爭猛烈得很，從早上到現在，簡直沒有停止過五分鐘的槍聲。」

他咳嗽起來，我有點急了，我連忙追問他：「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他接着說：「後來她衝到敵人的陣線上，把敵人的聯隊長殺死了。她自己也受了重傷，我們勸她去就醫，她才答應了不再衝鋒，但是無情的子彈是洞穿她的胸膛，流血過多，軍醫官說她是絕望了。」

她說着夢囈，還是忘不了中國。醫官替她打了一針強心劑，她才慢慢醒來，她同我們微笑着說她自己的遭遇，她說中國的青年都是犧牲者，她奮鬥了一生，她覺得很痛快，她能夠死在鐵血裏，這是她所願意而夢想不到的。

她的熱度由高度而漸漸低降，手心也冰冷起來，我們的女英雄就做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了！」

祝安！

志尼。」

二月十六日

「我的秀：——

你的信寫得這麼纏綿動人，實在太可愛了。

「志尼，你的不可一世的氣概，豪俠的情懷，不信你會蘊着悲涼的調子就終身，這是我早向你說過的。呵，如今你又武裝起來了，你是男性的典型，太陽神，我讚美你。」

一室圍爐談笑，覺得你們終朝聽着槍聲，爲民衆受冷，受餓，誠然是太可憐了。人總是人，我很諒解你的苦悶，你思想上靈府的矛盾；你的來信屢屢提起愛情，你沒法把一個弱女子征服使她的影子不再縈繞住你。

在病院工作的時間內，我的心常常是突突的跳躍着；我想受傷的軍官當中有你，或者你竟受了傷而被輸送到另一的病院去。同時我又想念你得太苦，真願你是受傷運到我們的病院來，讓你好得一個痛快流淚的機會。你每每向我說你是最愛流淚而又怕被人家笑你是「兒女」。傻孩子，哭是感情的天使，英雄豪傑就不見得沒有感情罷！

每天晚上，我在靜穆的街道上步行回家，一條長長的路，冷清清的，我獨自一人行着。繁華的夜上海，也好像受了傷創一樣，牠是疲乏的入臥了。死的靜寂，我的履聲果然成了空谷足音；像沙漠上行走的駱駝，頸項上繫了銀鈴，行一步響一響，彷彿自己奏着音樂給自己聽，於是也就忘却了枯索。……」

秀，你像花落春深的啼鳥們清夜的嬌囀，把我們火熱的生涯調和得也有了一點恬靜。我知道，你還在思念，等待我，我是說不出的愉快，當我讀完你的信我是歡喜到了發狂了。

我的思想無論怎樣變遷，但我總動搖不了我的抗暴的熱心。我們接到東北的義勇軍的報告，由情報股轉知我們。唉，神勇的戰士，說來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義勇軍——在冰天雪地當中應戰：兩軍相隔一河，那時河水是結成很堅的冰塊了。我們的弟兄砲彈都用完了，一時後方接濟來不起，即來復槍的子彈也完全燒光了。

經過一晚上的商量，他們就決定徒手渡河去奪取敵人的子彈；當他們偷渡冰河的時候，大多都給冰塊的尖鋒割裂了皮肉，雪白的一條冰河，竟像是怒放了點點桃花。有一部份弟兄是偷渡成功了，他們就一聲獅吼衝入敵人的帳內，利用大刀來砍敵人。有的赤手空拳的就動手搶槍，碎碎礮礮的幹起來。一陣混戰目的已達，於是便連忙拔腳逃回來。

但是，天呵！神勇的戰士們走到冰河的一半，冰塊經過一度的踐踏，碎裂得更厲害，他們的腿早割斷了。爲了要使犧牲得到實際的利益，他們緊咬着門牙掙扎到

自己的河邊爲止，當他們跑到邊沿底當兒，他們把子彈砲彈放在岸上，他們的魂也便告別了他們的肉軀了。

今天天氣很好，空氣非常清新，我們還是在後方休養。弟兄們有說有笑，我們一點也不寂寞，然而前線是比較的寂靜。

愛，我決心不願再見你了，我想早點毀滅在火光中。因爲，——我要聲明我不是厭世——我覺得現代人實在太過痛苦了。許多的矛盾現象橫在眼前，虛僞，罪惡，智慧反爲成了苦難之淵。但我堅信智慧是引路的明燈，航海的燈塔，我們的一切錯誤是錯誤在不健全的社會組織和不良的制度，而我們却仍然自信是天經地義的人生軌道，在愚昧地誇大自高！

能夠爲進化而填恨海，那麼一粒沙的成份我們當不能不自效的吧？

祝你

努力並且幸福！

——志尼。——

二月十七日

「敬愛的秀……」

人生是這樣的迷離不可捉摸，我再也不願意苦苦作沒有結果的幽玄之求索了。前方的消息又緊張起來了，我們的弟兄又開回前線去了。現實生活給予我們的苦痛，較牢獄還更甚些；我們實在再沒有依戀漫無保障破碎的社會了。愛情如像蕤黎，即無風雨也不會覺著可愛和珍惜。

我們每次行軍都利用黑夜，因為敵機的炸彈壓迫實在可怕，假使我們也能有充足的空軍，那我們還可以藉了飛機的掩護更敏捷地運用我們的調防。我們一共分開三路入關北，轉達目的地的時候，是在十一時左右。

爲了無量數的民房被敵機重炮轟炸而燃燒，我們的弟兄更激起了忿恨。我軍立刻開大炮還擊，彼此交戰頗久，不斷的炮聲，至爲激烈。呵，秀，我想你們也可以

聽見吧？當那轟隆的炮聲響時，我們弟兄們的血肉就一起與泥塵迸散！幾經衝鋒的結果，敵軍的第一道防線是給我們的開花彈轟壞了。

敵人的海軍陸戰隊一隊，乘了軍艦所備的小划四五艘，放在一隻小汽油船的背後拖帶，由吳淞江駛進三夾水來襲取砲台，我軍覺察了將他們擊退，當時敵艦聽得鎗聲大作，立即發炮攻我們的砲台，結果自己打沈了他們自己的小划，死了好幾十個人。這真叫做「拔劍而起者死於劍」。

我們一營的弟兄召集齊了，十一點半我率領全體士兵跳出口線來應敵，啊！天啊，我們這次的殺戮過當，確是恐怖極了。肉搏的短刀相接，差不多來不及向敵人刺去。弟兄們左衝右撞，全都染上了一身血污。血的氣味怪腥得怕人，每逢臨陣前後，我總愛問自己「戰爭是否野蠻人的把戲」？

血與血的交流，肉與肉的飛搏，狂哭似的槍響，人性至情的叫喊，一切的一切，在空間迴旋着；明晃晃的刺刀，閃射出魔鬼的猶笑。愛，我殺完敵人之後，我

的氣力也用完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沒有受傷，但是殷紅的腥血，給我灰色的軍服佔有了。

我將要殺死最後一個敵兵的時候，我的心很感傷，他是被刺刀刺在胸膛了，不知怎的跌落在我的身旁；本來我沒有殺他的動機的，眼見他是受著重創了，怎忍還加害於一個待救的傷兵呢？無如他一觸扶著我的肩膀，他便又大發獸性了！他切齒咬牙，抖抖地握著他的刺刀要刺向我來了，爲了自己的求生，於是我也舉起我的刺刀和他格鬥；不一忽，我的利刀便刺進他的咽喉了。

秀，我的心怯弱起來，他咬著牙關熬受他的痛楚，他獸一般的紅眼睛怒視住我，口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然而將死的人要和死神掙扎，愈是掙扎却愈走近了死神。他的眼睛像黃昏的落日，無力地凝注住我，彷彿要和我說些什麼。態度是較前和藹了。可是死神的翅膀低低地拍著，不一會，慢慢地將他帶走了！

我的愛，我對於生是疲乏了，惟有在死的隊伍中，等待著毀滅。我們的毀滅，

或者可以使後來的人類不用沉淪。現代人的骨頭，現代人的劣根性，早已根深蒂固，日日在變遷中的思想，總不能澈底改革社會，而他們正是社會上的柱石——因為既成名位，誰也不肯捨棄。

——志尼。」

二月二十日。

「秀：——

十八十九兩日無大戰。十八日爲彼植田司令向我軍提出哀的美敦書又悉爲英美公使出任調停，并約請中日代表參加討論的一天，雖無結果，但戰事却無形停頓了。十九日我X軍長覆函給他們以簡單的拒絕。一切無理的要求，他們說是爲中日和平友好的表現，無疑的是中日和平友好的罪案。

今晨敵軍又變更了戰略，他們知道我們佈的長蛇陣實在不易攻破，至今尚未明

白我們的主力在什麼地方，故此他們立刻集中了主力在江灣，施用中央大突破。由此雙方的爭奪點完全移到廟行江灣上來了。

這兩天我忽然患起病來，我的頭不時作疼；熱度特別高，燒得人也有點糊塗了。我覺得人生最無可如何的是責任，今晚上，我要鎮守廟行一帶地段，我不知怎麼是好，我的心真急死了。人的神志昏迷的時候多過清醒。營附勸我到醫官處看看，但我吃了兩片藥片之外，我決不願意卸去我的責任。

秀，請你諒解我，我以爲今日之青年正是「恨無死所」的青年。如今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死是不遠了。我相信我將和琦相見不遠了。我的精神很安泰，我的心很寧靜，我們今晚上要打開一個新的紀錄和新的局面。

敵兵增厚了兵力，預算必要在十二小時內奪得江灣，雖然他們四小時內肅清十九路軍的大言是成爲世界的笑柄，而此番的一場血戰自然是難免的啊！以單薄的兵力和他們對壘，惟有人人負決死之心，或者可以用血來潑退他們！

今夜，呵，偉大的夜，月色大概更淒豔而且瑩明了。我們可惜在壕內沒有酒來給我們一醉。待我們互相道聲珍重。秀，如果今晚上敵人的總攻不是離開事實，那末，我的生命我想可以不再繼續了。我打算率同我一營的健兒，大家努力去衝鋒，誓死保守我們原有的防地。秀，我已自分必死，大概我們人生的夢也將快完了。過去十多天來我之不能死，還是有些取巧的地方。今晚的戰鬥，我已假定我是被第一粒子彈犧牲的人。

假使戀愛之於生命只是短促的寄托，那生命也無所用其寶貴。愛情的堅決與真摯，也斷斷不在乎形式。秀，我希望你了解我之死。我希望你能接受我最後的一縷純潔的愛！我是由你的一再勗勉而得使重入行伍的夢形諸事實。我慚愧爲什麼只是躲在弟兄們的後面指揮？我熱切地盼望你，更加努力你的救護工作，那末，我是安慰了。

繁星一亮，槍炮的聲音成爲大上海的舞跳曲奏著的狐步舞節奏一樣。急促的聲

響，和光亮的流彈的閃射，我的腦痛也忘却了，和弟兄們一齊躲在戰壕內，靜待着他們迫近時，才一網把他打盡。故此由疏漸密的子彈的紅光中，我們還是視若無睹。我們對於橫蠻背信的人愈極了，大衆都願以頭顱去換最後的勝利。

夜漸漸深沉起來，他們進攻的心也就愈見急切了。江灣和廟行的陣線本來是容易守的，在我們高級幹部討論軍事的期間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因為敵人一用人字火來掃射，那江灣就將不能不失守。敵人的攻擊是漸見劇烈了，步槍不停的掃過我們壕內來。耳朵邊常常有噓的一聲掠過，如同流星的射落。

其他各防線都很平靜，只是冷槍的聲音在酬應，懶懶地和著。

經幾次三番的格鬥，敵人終於又後退了。我們一直衝出他們的防線，盡力在繳他們的器械；勇敢的弟兄們大聲喊著，他們還在向我們掙扎，一霎時他們的援兵又到了，我們拼命的奮鬥中，一粒無情的子彈正擊中了我的額際，血流如注的流到面部和耳根，我是無力支持倒下地上了。我的眼很沉重，我不能思索什麼了，敵人的

鐵騎在我的身上來往踐踏，我在敵壕裏面帶著微笑思念秀，我的秀，我的碧血該已代替了你嘴上的唇脂了吧！

——志尼——

三月一日

「秀……」

自受重傷以來，我的日記無形中斷了多時了。現在我的神志已稍清寧，心神已稍安泰，只是還不會完全復原。真想不到，我受了傷也不能夠得到你的撫慰。據看護說，你是來院慰問了我許多回。第一次你瞧見我昏暈了，你居然在醫生面前狂吻我，痛哭到失聲。愛，夠了，於國家，於個人，我都沒有什麼缺憾了吧？我要寫下去，但我的精神支持不下去。……

——志尼。——

三月二日

「秀……」

愛，想你也意料不及在我已經將近痊愈的當口，忽地病又轉劇的吧？如今，我正在楚疹地呻吟在第七號病房裏。幾個穿着白衣的醫士和看護圍繞住我，那裏料得到，愛，我將被黑衣的死神接去。啊！我的生命大概是無望了。

因為知道了我們全師不幸退却的消息，頓時使我忿火中燒，髮髻欲裂。我的創口重新迸裂開來，使我痛到已經完全失却知覺。後來經過醫生爲我極力設法施用手術，但血還是不停的滲出來。他雖然很喜歡而且誠懇爲一個除強暴抗壓力而受傷創的人治療。愛，我受的既是「達姆達姆」彈，射開這麼巨大的一個洞在身體上，我的眼睛受了毒氣至今尙未睜開，我，當是無怨無艾的死去。

「鎮靜」，「不抵抗」，「長期抵抗」的庸懦政府把我們的大好神州變色了。親愛的

秀，中國的青年還不切實地起來幹，還在罵，還在怨，還在憤；在地獄似的人間，我們除了做被屠殺的馴羊之外，還有什麼出路？但是，愛，我愛的故國，我爲她，來如流水去如風，我犧牲了我的生命，這是我自己願意的。我們那天的「再會」，恐怕再也不能會了吧？我知道，我的皮囊是再也不能給你作最後的分袂，我倆就此永訣吧！不過，愛，我們的愛情讓牠化爲一縷聖潔的氤氳，永遠繚繞在你和宇宙的周圍便好了。

在當初，我是恨無死所。如今，死的地方給我找着了。我一點也不覺著苦疼，甚且感到快樂。這是真的，綿邈的啼笑，在血的狂暴時代，我們何堪相對爲故國流淚！我們的山河破碎了，變色了，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易水寒」的志士，不管他是慷慨悲歌，還是擊劍淌淚。

逃出了情人的臂彎，這是我新的生命的開始，也就是我死去的靈魂之復活。我的熱，我的愛，你是我的光，我生命的瓊瑤；這灰黯的人世底罪惡，我已全然瞧不

見了。我已聽到死神低喚的聲音，如像曼美悠揚的音樂。假如這次血戰——上海一二八的戰爭——能夠使沉淪的中國青年澈底地覺悟過來，得到奮鬥的生活，從此洗心革面去努力，那我們的犧牲還有什麼遺憾呢？！

蘊蓄了千言萬語，可是我的精神將不能繼續了。我的手在顫抖著；我不知道我怎樣才可以把我對你純潔的愛，貢獻在你的面前。請信任我，我的血快要流盡了，然而我的心正在展開了燦爛的香花。我的死，對於你，對於社會，對於宇宙，繫着未來的希望！

生命如同霞光一閃，我是葬身在光明的火裏。從茲明冥異路，一切珍重！再會吧！

祝你康樂！

——志尼。——

後記

民國十一年一月廿八日夜深十二時，日本軍閥之侵略和我大中華民國十九路軍忠勇將士之守土而構成的上海戰爭，當是歐戰後最強烈的一幕悲壯慘酷的戲劇了。牠的意義底嚴重，與及形勢的尖銳，實在叫受過教訓的舞台上的人物恐怖：因為各國彼此正在焦頭爛額的謀應付經濟恐慌，更不願意任何人在這個時候破壞世界的和平。但是，誰能挽回已撥的機輪？隆隆的砲聲已經震醒了故作昇平的政論家底迷夢了，人類友愛的前途，必然的，在等待這導火線的爆發與影響。

在這次粉墨登場的人物看來，日本人確要算做一意胡鬧的小丑了，因為他們沒

有受到首次公演（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痛苦，他們除了分潤到好處以外，他們不會流過淚，一點也不會損失過——不論任何方面。所以這回他們就敢於重演一幕人類殘殺的悲劇。在他們以爲是劇情無論如何悲慘，但小丑總是不會流淚的。何況他們的理想中把牠看作喜劇呢？

由淡遠的蛛絲馬迹檢驗起來，甲午以後，堂堂的「大中華魂」迭次蒙羞羞辱；最近由所謂「中村大尉」事件，引出了九一八事件，更從九一八事件釀成上海的血戰。溯其原始，簡單的說，無非是田中義一的密奏「大陸政策」咒」出來的惡果。世界上親親愛愛的兄弟姊妹們，請別放鬆了萬古不赦的罪人！

作者寫作這本東西，不過想替血戰中的人物留下一點影象而已。既沒有具體的計劃去非戰，也不會藉著牠作主戰的工具。自己深知不是個著作等身的文豪，自然不敢存什麼「不朽」的非份想頭。無疑的，這本東西不是信史，也不是野史，在體製上，祇是一本卑不足道的小品而已！

「文章報國」，是中國向來一貫的士大夫態度，他們的骨子不消說是「明哲保身」。老實說，幾年來，我無時不恨自己祇會說不會做的缺點。即如這小冊子所謂文學作品，也無非是這種缺點的重演。

同時，在我們流浪青年的生活和意志方面，本身也不無弱點，就像這一本小書的創作過程，也有些許轉折。原來，動筆寫作的時候是在上海，意欲一氣呵成把牠早日完竣。後來人事匆匆，終於不能如願。爲了生活，爲了前程，中間我曾到西湖去過一次。把牠一擱，便擱了快近兩個月。返滬來，正是江南好風景（？），我便又把牠從皮篋內檢了出來，繼續做下去，那時候，多少也還存了點野心，最好能夠把牠寫成「西線無戰事」似的規模，藉以紀念忠勇弟兄們的犧牲。我常常愛幻覺，對於文學的興致，「成就」，終究也成爲幻覺的一種罷了。

回顧我之所以愛好文學，雖不能說「家學淵源」（我的父親是個工人），但我的哥哥既澄却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我一點也沒有成就，這是應該自愧於中的。我的

哥哥曾給予我很好的訓練：記得那時候我年紀還輕，我哥哥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他每晚上老是深夜不睡在編校文章，或者是埋頭創作或翻譯；我那時便坐在他的對面亂寫亂塗，直至他對我說：「時候不早了，睡吧！」我才停止。

他每每在寫作完之後，必定爲我說些外國文學家的生活和劬勞。我之所以不能爲日孜孜，除了不安靜的環境和心境外，差不多完全是由於懶散的劣根性，我深自知道，小聰明和女人害了我，二十多個年頭就誤在蹉跎之中。沒有恆心毅力的人，常常推在環境身上。有了什麼過失，只要輕輕一推，環境的力量真大，於是一身都輕了。在我的「檸檬詩集」裏，既澄哥曾屢屢爲我反覆言之：少年人的天才是人人有的，少年人天才以外的努力潛修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了。說這些話也還在三四年前了，可是至今我還是一無所成，我確乎是眼淚也不會流了。

黃梅時節，無聲的風和雨，最是撩人愁思。一個不得意的荒原游子，夜闌人靜的時候，他的孤獨的靈魂在呼喊。「我們何能與故國永永沉淪？我們何能與故國永

永受辱？」我的落寞的心懷也可想見了。

現在我對於宣誓，連自己也不好意思大言了。過去的是過去了，未來的做好
了，再檢閱吧！

一九三二，五，廿八夜，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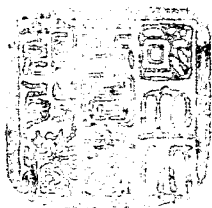
新
聞
年
代
記
事

此書作^不好 就是不能無反沒有結果
差一點

好男是書の是

好

一
九
二
一
八
一
七
一



重版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一·四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編	一·三〇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譚正璧編	一·六〇〇
墨索里尼自傳	魏登合譯	一·五〇〇
愛之渦流	張資平著	一·七五
熱情的書	邱韻鐸著	一·六五
暗雲	王獨清著	一·二五
明珠與黑炭	張資平著	一·四〇〇
上帝的兒女們	張資平著	一·二〇〇
柘榴	張資平著	一·五五
素描	張資平著	一·四〇
社會進化史大綱	陸一遠著	一·〇〇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一·〇〇
汪精衛詩存	雪澄編	一·二五
汪精衛集	如編	一·四〇
中國革命史	貝華著	一·四五
評胡適近著	潘公展著	一·三五
現代文學雜論	趙景深著	一·四〇
帝主與中華民族	董霖著	一·七〇

上海馬路 光明書局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店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新書出版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小品文講話	石萃編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著	實價八角
前路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八角
從軍日記	冰瑩女士著	實價五角
麓山集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六角
碧血代替了唇脂	嚴夢著	實價四角
春之煩惱	陳福熙著	實價五角
深淵下的人們	邱瀛譯	實價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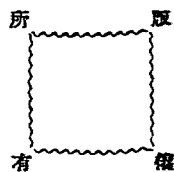
新書出版預告

1. 青年創作辭典
2. 現代語辭典
3. 中國文學家辭典
4. 長安城中的少年
5. 離合(長篇創作)
6. 綠村的戀愛

錢 譯
李 正
譚 獨
王 資
張 平
葉 舟
編著
譯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初版發行



碧血代替了唇脂(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函加郵費)

著者 嚴 夢

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

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百五十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五號

7
3